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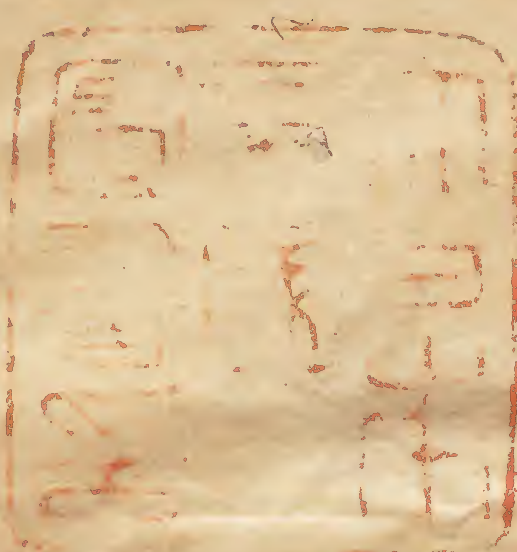
圖書目次全 孟子一三二四

孟子
一
二
三
四
五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59	
冊數		22	(22)
函號		277	4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盡心章句上 趙註云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王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入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論語云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中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正義云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心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

孟子曰盡心云云蒙引云所謂盡心者蓋此心本來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此子室碍方是盡心云云○存疑云盡心與存心不同盡者盡其中之所有也存則操之使不放耳盡心知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盡心知性俱以成功者言知性若非成功亦不能盡心亦不能知天知性即太學聚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心之全牀大用無不明知天即孔子五

孟子集註全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淺草文庫

凡四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大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凡六章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章是示人以入天之學盡心上更無一物依然與天屬同然故盡心即是知性也非謂盡心與知性也新安程氏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者神明之舍具眾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
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太槩
三處互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
相發云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十而知天命。○文林貫旨云盡知字是究其妙的意思。天是理之所從出。即性也。○淺說云知天所以有是性者。又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爲仁禮。天有利貞。吾得之以爲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稟其令。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已。既知性。則知天矣。○徐岩泉曰。性之神明。處師是心。心之萬理。畢備。處師是性。心性一也。盡心知性。是時事。不是盡心。由于知性。若如此說。則認心性是兩人。知盡有先后非矣。○孟子只爲人說。性便遺了。心說心便遺。性故云盡其心者。乃是知其性也。師盡了心裏出知性來。○高中玄曰。性師心也。天師性也。命師天也。○盡心乃存心。養性之成功。○舊說以知天屬天壽不二。以事天屬修身。以俟支離牽合。且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只是一鳥。謂一件事。師所謂君子行法以俟會者也。○心者人神云云。蒙引云。理曰衆理事。曰萬事。蓋事

尤多也。理則仁義禮智四者亦足以該括其餘矣。○又云。註心者人之神明。心是活物。大凡說心處。都是指活者。此心字。指其活者言。所謂虛靈知覺者也。故曰人之神明。若夫胸中方寸地。特其神明之會耳。非神明也。神明方是衆理。應萬事。非謂塊然方寸地。能是衆理。應萬事者也。其曰心者。性之邪。亦謂性不出乎此。有似乎性。乳廓耳。亦非謂方寸地當邪廓也。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神明本是一身之神明。而一身之神明。悉萃此箇中。故手有手之神明。足有足之神明。耳有耳之神明。以至一毛一髮。莫不各有神明。云云。只是那精明處。是神明畢萃於此箇中。故手持足行。而所以持所以行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目視耳聽。而所以視所以聽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

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宋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此。而之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太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就

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若字不可不仔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方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太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存是矣。○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

通義許自雲曰朱子釋明

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
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
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
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二者無大異豈心
即明德之謂乎蓋德者得
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
義而指其得之之原虛靈
不昧以狀明之體其衆理
應萬事指所得之實然而
虛靈不昧則心也具衆理
則性也應萬事則情也是
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
得乎天冠于其上其釋明
德爲切至於言心而曰神
明是指入身之神如靈明
先之可以參天地贊化育
之本而言其所統則性情
也故亦曰具衆理應萬事此
釋心字亦切况德者謂得之
於心不以心言則德何所
倚乎然彼言以者順辭也
此言所以者有主宰之意
此又微有輕重之不同也
天又理云云象引云天與
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
人之仁義禮智由天之元
亨利貞而出○通義程氏
復心曰天以公共道理

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爲先

而知之爲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
以大學之序言之
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問盡心今既
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
知性俱爲一表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
熟底事邪宋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
在知性裏說○問四十七而不惑五十七而知天命不惑
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使
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通考勿齋陳氏曰至誠無
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
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

存其心養其性物有是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吝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

而言集註二語斷置得心性天二者可謂精密矣窮夫理章圖吳伯章曰夫一作天誤

物格云云大學朱註云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存心就該得養性矣愚謂
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
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
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
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
性以理言○徐岩泉曰存
其心何得養其性心統性
情性即所具之理也心是
活物易於存亡故曰存性
中之理生生不息故曰養
養之云者不斲喪其生理
屈折其天機使之日夜滋
息也即所謂養其良知良
能也註中順而不害順字
稍不切○燃犀解云養者
不斲喪其生理屈折其生
機使之日夜滋息也非存
心之外又有養性之叩也
○又云事天者如子之事

違也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

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
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
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后
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
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
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
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
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於心之則非所
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故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
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
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
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
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
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

父臣之事君一般敬謹非
事天而何○又云天既不
外于心性故事天不外于
存心養性其用心也惟存
其心而不使之放逸因以
養其心所具之性不至干
特亡則日用莫非帝則而
動靜候于鑒視不必別求
事天此則所以事○發明
云心是活物易於存亡故
曰存性中之理生生不息
故曰養○淺說云心既盡
矣又貴乎有以存之使其
一動一靜常在方寸之
中能為一身之主性既知
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
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
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夫
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
我者吾而放之害之則違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也非獨是初工夫初問固是操守在這一裏○慶源輔
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
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
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
以戕傷高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
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
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
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
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
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
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
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
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于我者此西銘所以曰
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
順事之本也

歿壽云云揚明云歿壽乃氣化之不齊不貳不以分其心性○存疑云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故
能立命○吳無障曰恒情於歿有畏避之意於壽有羨慕之意是把歿壽作兩項看便是貳之也
不貳者直是生死一視略不以此動心○燃犀解云歿壽不二非不二于歿壽乃歿壽不能一我
我自有千古不老萬劫不
壞者在天地有銷歇而我
這個無銷歇何二之有○
宜照解云俟者脩其在我
之身而俟功候之自至○
馬君常曰俟者一任歿壽
順而待之○又曰立命不
是把命來由我植立只是
我能植立于天命之中不
為搖動○李卓吾曰事天
時天做主立命時我做主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歿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

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

人為害之宋子曰歿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

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歿壽

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歿壽動心

一向亂做又不可歿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

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
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歿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
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一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
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
輔氏曰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

集註自理而言云云蒙引
云自理而言謂之天天者
理之本躰也故下句云自
稟受言自存諸人言存諸
人是以稟受以後時言也
張子曰由云云蒙引云太
虛者無極之真也氣化者
二五之精也○由太虛有
天之名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是也○由氣化有道之
名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
之無用不外乎陰陽也愚
頗疑張子合天與道而言
未為精確○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者成之者性是理
載於形氣中也專是理不
謂之性專是形氣亦不謂之性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心字是純好字即
本文之存心盡心者也不註以為兼道心者未得其肯

乏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
此命字兼理與氣言通考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
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
事理言歿壽不貳即是知命修身俟之即是俟命命
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
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程子曰心也性也天
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
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
之名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
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

謂之性專是形氣亦不謂之性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以知覺之靈發然其所知覺者乃
理也此人之神明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心字是純好字即
本文之存心盡心者也不註以為兼道心者未得其肯

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
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
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
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
為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
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
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
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
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峰蔡氏曰橫渠四語
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
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
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
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二者同處

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推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推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通。○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隨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北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面合虛與氣証

乏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各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言知行之極功仁智之能事命兼理氣言

妄作而已不履其事。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且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

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峰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取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歿壽貳其心方見其爲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修身以俟死方見其爲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修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爲害之者也。

子曰曰莫非云云 燃犀云

上章命指理言此命指氣

數言莫非命勿以指吉凶

禍福言蓋言人死生死歿

壽莫逃自然之數俱有默

主之者○揚明云命指氣

數順者不逆受者不辭○

存疑云莫非命雖曰吉凶

禍福其意則兼上文歿壽

○宜照解云順字即上侯

字順受即無僥倖苟免意

是故知命云云 燃犀云是

故字緊承順受來○又云

岩墻墻將覆者立其下喻

危之墻也○蒙引云巖墻高

危之墻也○凡行險以僥

倖者皆立巖墻之下也其

以巖墻而言特舉人所易

曉者耳不可專泥此也○王

充論衡云魯城門久朽欲傾

孔子過趨而疾行左右曰久

矣孔子曰正惡其久也故曰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此發上章修身俟命未盡之意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

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

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指正命○朱子曰莫非命也此

下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

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

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

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

伯牛之疾是也○雲峰胡氏曰莫非命也

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

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

理也立巖墻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

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

地以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墻之

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自取取非天為

之也蓋巖墻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

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

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墻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墻之下○新安陳氏曰巖墻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云云 文林貫旨云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問人或死於干

盡其道即存心養性修身以俟之意

桎梏死云云疏正義云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戒獄匣手足者也按孔子云人有二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二死而不爭有畏而死者有歷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此亦非正命之意○有疑云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有以致之者非正命也盡其道而死莫之致也桎梏而死有以致之也厥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則所以順受乎其正也比干之剖心文王之姜里孔子之不遇是謂盡道而死數聖人者初無以致之乃正命也數聖人亦惟順受之爾若四凶之受罪少正卯之被誅乃是自有以致之所謂桎梏而死不可謂之正命也

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研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音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

新安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為犯下罪若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與立嚴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安受天命之正命以氣言

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姜里孔子死於桎梏却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天取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濟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也知謂知此道理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壹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

孟子曰求則得之存疑云未有益於得言求之可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言求之而不得也○姚承庵曰在我者何物即上章所謂性下章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求在我者如何求師上章所謂在養下章所謂強恕而行也知得在我者自我而外皆可置勿求矣孟子此論激多心奮心多以安心

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左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地死亦無憾是謂正命○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往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人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通考程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考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受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脩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一德言有補助

○孟子曰求則得之存則失之暴虎馮河求則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云云蒙引云求之有道問以道而求者如何曰如學而求師病而求醫人君之求賢人之類此非妄求也乃有道之求也但是以道求即是求在我者但是求在外者即是安求○文林貫旨云道是當然的理命是自然的數○存疑云此見以當致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常言孟子拈其所求者斷之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是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氣言

○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聲○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所求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

集註為仁由已論語顏淵篇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富貴在天同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如不可求云云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章圖云右第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內外輕重之等

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

孟子曰萬物云云鄉澤山

折衷云一物各具一理理

散在萬物故不曰萬理而

曰萬物萬物當然之理本

來皆具於性分之中而無

一之或人所謂具衆理也

○脉云不曰萬理備於性

而曰萬物皆備於我正謂

我與物原同一體不是兩

件當其有我而萬物已備

矣有一不備便非真我備

者有合而一之意勿入性

字理字爲妙○陳白沙云

君子一心萬理完具夙薄

之心何自而生哉巢父不

能谷一瓢嚴陵不能禮漢

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

不能無使二人之心果完

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袁

了凡曰此章本中庸來萬物就是天地間之萬物不必說君臣父子事物細微物與我對致中和

而萬物育焉惟其皆備于我故也○樂理之本然存疑云註曰此言理之本然本然對當然說此

言理之本然下一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大則君臣云云蒙

利達制於命

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謂其所以生萬物

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

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

惡莫好

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

其爲樂孰大於是

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

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莫不各盡

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自

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作不

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

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

會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

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

非爲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

真有一之而非出於勉強僞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章示人盡性之學意

程氏復

心曰萬物之

聲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利順也。此說通蓋順順過也。順裕也。非只是不待勉强之意。

強恕而云云存疑云強字對上樂字看樂是自然強是勉然未能實有此理之自然則必勉然以求之下手工夫只在恕上。○拙講云誠固無不仁行恕到孰處便是仁仁則萬物之理皆備而不失其本然之性亦歸於誠矣。○徐岩泉初聽云自無偽言謂之誠自無私言謂之仁此理本無不實本無不公。○煥犀解云仁者我與物我不隔之謂仁恕者仁與我與物相推之謂恕恕與仁非有一分別只在強字上。○程氏復有誠而萬物之備於我者亦不失矣。心則吾心理則萬物之理也。

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苟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略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通考程氏復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

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朱子曰

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

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求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峰

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有餘。聖賢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學者之事。○朱子曰反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

章圖云右第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言入心之理仁者之事而教人以永仁之方。

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

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

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

孟子曰行之云云燃犀解

云纔在路上行曰行行之
久曰習在路上走過大概
曉得曰著在這條路上曲
折都認曰察○文林貫育
云行是以身軀那理習是
行之有常○塘菴脉云暫
游曰行久玩曰習一回呈
露曰著全軀盤徹曰察道
是率性之道衆以入言○
講述云行習以事言著察
以理言○蒙引云著察之
字俱重○講說辨斷徐自
溟曰俗皆以行與習俱是
由道也而不著不察總不
不知道也予謂由行而至
習方見其終身由於斯道
之中至習之後而不察則
終身無復有知之期○又
丘毛伯曰行者做迹而由習者行之不已也著淺而察深衆字還作人衆不作道衆○陳惠生曰
駁山道者有云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淺說云有是事則有是理入皆行是事
而不能明其理之所當然馬不明其理則所行者特粗略耳安能盡其理乎有當然之理必有所

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

無不備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
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
誠意章自謙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
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
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程
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
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朱氏公遷曰
仁以學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
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
息之也力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天天理之公博學
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
者雖不同及其
至焉則一也
終身字有慎人久離其道意
由之兼行自言

○學自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以然之故入既習其事矣或能知其所當然而猶不識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特皮膚耳未爲直
知也以此言之則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言

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

以然習謂行之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所當然就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上

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

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

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

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

而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

草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勉人知道而爲
做歎之辭

解云此章書人字重者重
喚不可二字下一句正不
可無恥四個恥字一樣者
以恥覺恥所謂無為其不
為也無恥矣猶云內省不
疾不惡于志也○脈云此
章欲入存羞惡之良心首
恥字第二恥以心言第
二恥字指事未恥指恥辱
之累○錢希聲曰須知不
可二字便是羞恥真性地
○演云這章是欲入存真
心意孟子說恥者羞惡的
良心故有這恥方成個人
人不可以無恥蓋無恥之
事最為可恥誠能於已所
為無恥者一旦轉念而恥
報然莫可自容則必懲創
改圖又安有可恥哉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痛
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

終身無復扶又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為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章圖云右第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入存其羞惡之心而為激勸之辭

子孟子曰恥之云云千百年眼陳惠生曰戰國時可恥之人二其一乞墮齊人也其一縱橫捭闔為
為機變之巧機變是也然乞墮之恥人或知之機變之事彼人且自謂得計而不知恥此章似特
為機行輩發

為機變云云煥犀云机變之巧四字形容人情極透看一為字便見與真心相反用字所字俱可玩既自以為得計即有恥心沒處用得着他自有恥而自不用豈心可哀○蒙引云不日無恥而日無所用其耻者蓋耻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集註為機器云云蒙引云機械變詐指奸心詭行而言云云孟子當時蓋指儀秦孫吳之徒○講述云巧是變詐總名變詐是巧之實也機是借字以狀巧變者之術械是繫繫手足刑具巧變之人多用機心暗張械繫使人籠絡于陷阱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下戒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輔氏

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峰胡氏曰

為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

為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

之中而不覺所謂机變之
巧也云云

細註周夫子云云濂漢批
賦見性理大全

不恥不云云揚明云恥字
有工夫一若字作及字看

○蒙引云但無恥一事不
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

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
趙岐註云不恥小如古之
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

○文林貫肯云一人字指
聖賢之人言○章圖史氏

曰前說指機變之人而言
後說則泛言人小可以無
耻之意前說痛切後說較
緩

章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之心而為儆戒之辭既當以巧詐為恥又當以不若人為恥

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離其本心未嘗無恥
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
批賦正是深
貶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

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

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

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

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輔氏曰程子是

用後說恥不能而為

孟子曰古之云云蒙引曰

古之賢王指堯舜湯武古
之賢士蓋指伊呂之徒

文林貫肯云善是賢人道
德勢指賢王的爵位

○然
犀云言古以慨今之不然
也好愛慕也○揚明云然

指所好所忘言○燃犀云
其道是已之善人孰是王
公之爵位樂已道而忘君

之勢深知自重也○蒙引
云致敬以心言盡禮以禮
貌儀物言有內外之別

章圖云右第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上下交際之道

乏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
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自
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
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者正相表裏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覿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聲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二者勢

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

而已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

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南軒張

孟子謂云云人物備考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詳何國人云云○燃犀解云獨遊字如孔子轍環孟子傳食之類不必添作遊說東西南北男子之所有事士欲得志澤民非遊不可然為士者有獨本領

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入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日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驕於勢而狗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雲峰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屈己以不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入之勢不在道而求利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此章見士當內而離外

人知之云云淺說云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不知為欣戚汝之遊而諫行言聽人知之也亦豈貴然而無以為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豈貴然而無以為戚○燃犀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遊說之行不行上者重不知遊○集註貴貴自得云云

宋姓句踐名遊說音音稅也

人知之亦貴貴人不知亦貴

趙氏曰貴貴五高許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

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貴貴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貴貴矣音樂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得輕語貴貴○集註德謂所得云云存疑云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

之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

十六

倦是也義謂所守之正如
進退出處之不亂是也尊
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
人爵之榮人知之則心中
自有可愛可愛可求而不
在乎富貴所謂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焉固賢也人
不知之則心中亦有至貴
至富不戚戚於貧賤所謂
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焉
亦賢也樂義則有以自
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人
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心
所當得何足為欣固賢也
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
是吾心所當安何足為戚
亦賢也故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貴爵矣人爵告子
上篇曰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故士窮云云存疑云士窮不失義必守德義於己也達不離道必推德義於人也○蒙引云尊德
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實不以貧賤云云孟子滕文公

下篇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窮不失義云云文林貫首云窮即不得志達即得志
古之人云云圖解云心所歸向曰志即所尊所樂也○又張侗初云天下自了漢枯槁汎淵鴻飛
宜真而已見是龍見之見
龍雖在田而身則顯于物
表為人所宗孔子孟雖不得
志而刪述六經匡正人心
救天下于不可救之時是
為修身見字已含望字意
○辨斷云徐文扈曰見于
世非表暴也珠藏澤自媚
玉韞山含韞是已○袁了
凡曰見即見龍在田之見
常不得志之時只修身隱
于家可矣何必求見于世
哉○演云這道也當於古
人中求之古之人人知而
得志則施德行義而澤被
民人不知而不得志則尊
德樂義而修身以表見於
世不得志便是窮把德義
自重而獨善一身無所慕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
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
之氣象自然若
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形

反於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

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故士窮云云存疑云士窮不失義必守德義於己也達不離道必推德義於人也○蒙引云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實不以貧賤云云孟子滕文公

窮不失義云云文林貫首云窮即不得志達即得志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已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望

其興道致治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

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

者非君子願乎其外各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

而欲以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也○此章言內重

於達得志便是達把德義
淑入而兼善天下無所加
於窮見內重外輕語實豈
何以如此

集註名實之云云蒙引云
不徒曰名之顯者而又曰
名實者名與實俱也

章圖云右第九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因游說之人而
言出處去就之義

孟子曰待文云云蒙引云
當時汝墳遵孔虞所與讓

江漢俗羨皆待文王而與
者獨言文王者止以南國
化盛也○圖解云智過百
人者謂之豪過千人者謂
之傑○徐儉放曰自古帝
王君臨天下皆能使民會極歸極不但有興起之心而已惟文王宜王亦王而人之嚮慕奮發特
出于精神之鼓舞所以言文王而不及其他

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句踐狗名而外

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
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
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已矣達不離道則凡其舉措
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
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
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
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峰胡氏曰內重
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
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
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扶太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

之才智者也蓋隆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

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

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
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
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
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
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
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
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
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
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
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集註降衷書經商書湯誥

篇云上帝降衷于下民

秉彝詩大雅豳民之篇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為善之心
而見人品之殊

孟子曰附之云云合蒙云

附益也謂昔無而以此加之也非既富而又益之也
○燃犀解云富貴是外物故謂之附看得附字透便會歛然意自視二字要玩不自韓魏起見而吾自視性賦上未嘗加一物歛然其如無也歛然不介意即於我如浮雲之意

○孟子曰附云云蒙引云附之以韓魏之家此言常人之性往往為富貴所動而不能自持也感嘆之詞
○又云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益之也此是言以此加之也○徐岩泉初問云附益也寄也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圖解云韓魏晉六鄉之富者六鄉魏駭子韓宜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范獻子而韓趙魏為尤甚卒分晉地○千百年眼云此謂世之溺情於富貴者發如贅龐然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處富貴之道而見賢者之器識

孟子曰以佚云云演云章內在二道字着神便見王道無私出於天理上答上句皆君賦民之心
各下句皆民原君之心○
燃犀云佚道使民非是播穀乘屋之事如築城從軍之類調度有方休息有時簡關拊循惟恐有傷皆佚道也
蒙引云一說以逸道使民勞者此人逸者亦此人也
以生道殺民則死者不可復生矣是殺者在此人而死者非此人也但所殺者寡所生者眾其殺之實以生道殺之其生道歸於衆也固不必同又有說在後
○下說如輿民伐罪豈不
是欲生斯人然鋒刃之下不免有死者雖殺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死敵何怨之有此二句孔子

○季子見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歛然則過人遠矣
此章為情外語其發
此等入見道不見物則過人之常情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歛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
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歛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季子見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見居者當以公而服民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聲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朱子曰彼有惡罪當必責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咈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

朱子曰彼有惡罪當必責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咈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

易傳說以先民忘其勞說

以犯難民忘其死不必謂

死此人以生衆人播穀乘

屋詩經幽風七月篇云晝

爾于弟宵爾索繼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姚承菴

曰播谷乘屋是民之事不

可云使使民者修城池編

武備之類也除害去惡云

蒙引云除害去惡亦有分

如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

夷狄驅猛獸只說得除害

非去惡也如舜之於三苗

啓之於扈湯武之於桀紂

文王之於崇密則去惡也

通言除害亦可但此對去

惡言則有辨若止一一惡

人之孤立無黨援者直取

而置之法耳何用殺入而

後可除之故知此去惡是與

師動衆以去之者也此與

朱子小註不合○杜靜臺

筆記云重在不得已三字

上播穀乘屋除害去惡要

省之類一字不必大泥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明仁心為治之

效

子孟子曰霸者云云圖解云

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

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驩

驩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

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漢

詁曰虞之為樂必待虞度

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

先儒云王者之民雨露之

草木也伯者之民桔槔之

夏畦也

釋義云驩驩訓廣大自得

最妙凡居處狹小必有局

促不自在處安可謂之自

得廣大則自得矣遠道于

譽書經太禹謨罔遠道以

于百姓之譽

殺之而云云存疑云殺之

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也

而理實所當為則雖嵬民

之私欲而實邦民之公心

故民雖勞且歎

而不自怨也

此章見遠道當息

老

○季子曰霸者之民驩虞

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胡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

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

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

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王

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

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

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

四寸形如履臚節僅少以

為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

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

擊之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楊氏曰所以致

人驩虞必有遠道于譽之

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冷

力呈反入喜亦不令人怒

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

歡娛然豈能以哉事過意

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

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

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

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

如字似恂恂如蹶蹶如之

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

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

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

上之德而

皞皞如王道廣大深遠而

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

豐氏曰

豐氏各

稷字相

周禮曰民

功曰庸

設為亦學校暇且修其忠信

故也

豐氏曰

豐氏各

稷字相

周禮曰民

功曰庸

設為亦學校暇且修其忠信

故也

豐氏曰

豐氏各

稷字相

周禮曰民

功曰庸

設為亦學校暇且修其忠信

故也

豐氏曰

豐氏各

稷字相

周禮曰民

功曰庸

設為亦學校暇且修其忠信

故也

豐氏曰

豐氏各

稷字相

周禮曰民

功曰庸

設為亦學校暇且修其忠信

故也

豐氏曰

豐氏各

稷字相

周禮曰民

功曰庸

設為亦學校暇且修其忠信

故也

豐氏曰

豐氏各

稷字相

者養民○文林貫旨云二之字指民言○蒙引云民曰遷善有且進於善之意遷字義亦有進意所謂黎民敏德也○文林貫之云為字作教字着○漢說云相安於出作入息之鄉相忘於不識不知之域猶鳥棲於木而忘乎木也猶魚游於淵而忘於淵也

○文林貫旨云小補是說伯者小○直解云此神此化上下于天地之間天之所覆王者亦覆之也之所載王者亦載之天地神化流到此君子神化亦流到此是為神化同流非配合也此其參

故民亦固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簡恩威外而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內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此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大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

故民亦固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簡恩威外而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內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此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大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

之四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

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之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是王者過指刑政教之所經化就民之不變說

故民亦固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簡恩威外而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內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此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大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

故民亦固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簡恩威外而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內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此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大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

故民亦固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簡恩威外而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內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此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大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

故民亦固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簡恩威外而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內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此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大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

故民亦固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簡恩威外而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內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此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大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

故民亦固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施簡恩威外而表暴標揚過而不化內而一箇情識存而不神此不留而其沖漠默運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謂大地無心而成化是也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矣利之不庸節自民

史記五帝紀曰舜耕歷山
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
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
河濱器皆不苦窳十年所
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
都
歷山在河東雷澤夏
水川入屬濟陰河濱濟陰
定陶西南○章圖云昔如
字顏氏音古謂與監內鹿
也窳音愈缺也病也如孔
子立云云論語子張篇云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
之斯正道之斯行緩之斯
來動之斯和朱註立之謂
種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
也行從也緩守也來歸附
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
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如
神速如此也德業之盛蒙
引云註德業之盛德貼存神業貼過化甄陶後漢書十九郎傳云令元包一甄陶品類註前漢
志曰大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也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
如陶匠之成衆品者也○正韻云甄陶也又甄作尾之人○玉篇云陶人作瓦器謂之甄漏章

圖云鑄虛說反響際也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論王霸之民俗而見王者之功業

孟子曰仁言云云千百年
眼云仁言只感發於一時
仁聲必浸灌於平日其久
暫不同仁言皆出自上之
口仁聲出自下之口其虛
實又不同○又云張雨若
曰仁聲如帝力何有之歌
是也不只是稱頌之聲

集註仁聞離婁上篇曰今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云云

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經
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
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
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
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
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
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
○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天而化之
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露著些
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種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
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洽四方風動亦是此意
○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
○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
斤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此
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為利小
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

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
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
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
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益
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
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之主焉○孟子辨王霸
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
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
此章見為治者當所尚意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如於民仁聲謂仁聞去

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

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
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外人

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脈云此章言聲

政教勿平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為言播之為聲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事跡○孫淮海近語云仁言仁聲是虛實之辨

善政善教是本末之辨民畏之所以止能得其財民愛之所以使能得其心善政不如善教如此則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又可

見○道德齊禮論語為政篇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善政民云云存疑云民愛之其效淺得民心其效深○蒙引云得民心不正愛君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

○淺說云故善政則民有所遵皆畏之而不敢抗善教則民有所感皆愛之而不忍忘善政則民皆知勤謹節儉而不敢窮奢極欲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可以得民財也善教則民皆知孝弟忠信

而不肯遺親後君有恒心而無非心可以得民心也○集註百姓足云云論語類淵篇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不遺其親云云孟子梁惠王上篇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為治本末見效之殊

孟子曰人之云云揚明云言不假學力修習而自有才能是本來至善之良能所不慮而云云揚明云言不待思慮而自有覺見是本來至善之良知○燃犀解云吾人用功學慮亦不可廢但本跡呈露之妙反在不學慮中現出學正復他不學之本慮正復他不慮之體

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

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峰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此章明仁義之不假外求

孩提之童云云蒙引云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稱長也

集註圖史合攷賈誼傳云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斯之也王莽傳云孩提之子而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一說額下曰孩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額故曰孩○孩韻會云小兒笑也禮記子生三月父孩而名之謂指其顙下令之笑而命之各

親親仁云云存疑云達之天下猶云通之天下○蘄紫溪曰達之二字猶言知皆擴而充之也即此一念之愛而達之無所不愛即此一念之敬而達之無所不敬斯為仁義耳若常人不能達便是失了赤子之心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達道不在良心之外又曰衆人皆有愛親之心則親親即是仁衆人皆有敬克之心則敬克即是義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繫於人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

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

謂良知良能也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

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

克與能愛親敬克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

者以曉人入也

親親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為仁義也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

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

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

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

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

孟子曰舜云云 文林貫首

云居以靜言遊以動言幾希是差不多意○講述云聞善見善若决江河非聞而急聽見而急行之謂只狀聖心感通了悟神速便是一說應感就是行存疑云聞善言即悟而用其言之善見善行即悟而用其行之善愚意應感雖有行意却是後一層事未可着實入講○蒙引云决江河謂江河之决也非入决之也○徐敬啟曰江河之决則衆水會于一源而勢不可禦聖心有感融則萬善會于一心而不知其孰爲孰爲我此正舜之善與人同也○淺說云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有以感觸其心之善則心與之契意與之會其從之也畧無毫髮之勉强其行之也不容有斯須之疑滯譬如長江大河之决沛然而流入孰得而禦其急流之勢哉其斯以爲舜乎此舜之所以大異於人也

孟子曰舜云云 子西子十三

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
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新安陳氏曰善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决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
非孟子

心言萬理畢具以理言人心有一分私欲便欠一分天理惟虛則一欲不留惟明則一欲不蔽所以天理渾然完具凡外面所言所行之理皆理面所具之理故隨所見聞相契合感之即應無所滯礙若江河之木停蓄持浦一决沛然孰能禦之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樂善之誠

孟子曰無爲云云揚明云無爲是禁之使不得行云又云無欲是禁之使不思念云云如此則能完心体無餘事矣○褚元泉解云無爲無欲俱王心言不必分屬內外看來欲爲雖有內外而其所以不爲不欲者此心主之也須把心字做主說○直解云兩無字乃用力割斷之意而已矣只是終身之學乃大于此而無餘事也

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
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平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决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與此章實互相發益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歟

此章見人當存其良心
理不當行的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

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

集註擴充其羞云云子孟子
公孫丑上篇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云云凡有四端
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義不可勝云云盡心下篇
曰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羞
惡之心

細註所謂志士云云程伊
川動箴云哲人知幾誠之
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

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
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
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聲 率陽范氏曰君子所
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
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
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為
為不為欲之事何當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
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
所不當為不為欲者便從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
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
之于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
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峰胡氏曰有所不為

子孟子曰人云云講述云德
慧就心思講術智就處事
講○燃犀云德慧者德性
之灵慧術智心術之智巧
○存疑云在心之理謂之
德慧聰也德慧者德之聰
有以灼事幾于未幾處事
之方謂之術智巧也術智
者其術之巧有以善事理
之當然○圖解云恒太率
意疾疾火之病借言備
嘗險阻○淺說云見之敏
而能灼事幾之未然者德
之慧也見之明而能善事
理之當然者術之智也
集註動心忍性云云子孟子
告子下篇曰所以動心忍
性會益其所不能

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
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
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
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
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
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
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充
切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
其羞惡之心以達
夫義之用而已。
此章勉人處憂患意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術知者術之知知去聲疾疾猶災患也
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

獨孤臣云云直解云獨字

有意蓋處疾者非一端獨孤臣孽子尤易見故舉而言之○蒙引云獨孤臣孽子孤臣如漢賈誼出為長沙王傅而所學益進世故益熟故之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孽子如晉文公為公子出亡在外久之而歸遂霸諸侯獎王室楚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又云操心慮患有內外意德慧術智亦如此德就心說術就處事之才說○文林貫旨云孤臣是貶斥的遠臣○演云此孤臣所以為忠臣孽子所以為孝子豈非疾疾之益入哉○存疑云操心危者戰兢心恒常恐其身之陷於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慮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操心未有事慮患則有事操心是恐慎慮患是修省意操心危則心不敢肆慮患深則有以備患故於事能通達

集註孽子庶子圖史合攷云庶子曰孽何休註公羊以為孽庶子猶樹之有孽生也○通論云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有罪之女沒廢後而巳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本既伐而生稱故於文子辟為孽辟者臯也故謂孽子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困窮患難為修省之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狗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

云要看個為字是專務之

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疾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智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久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猷畝章互相發故集

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智也

孤臣遠臣 獨惟也下 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

注及南軒之說皆因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予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于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疾不能為吾患矣

此章別臣民之不同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狗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

意容是長君之惡悅是逢

君之惡集註鄙夫論語陽

貨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

也與哉朱註云鄙夫庸惡

陋劣之稱妾婦之云云滕

文公下篇曰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云云揚明云社稷

臣輔君保民者○蒙引云

以安社稷為悅此為悅字

正承上句為容悅字故太

註云猶小人之務悅其君

不必說安社稷為悅亦不

必說自家心中以此為悅

集註春卷字彙云顧念也

有天民云云蒙引云天民

二字最有意味凡民皆天

所生本皆天民然天所賦

於我者有虧則自睽違乎

天而不得為天民矣惟其全

盡天理始得為天民而與凡

民不同云云○揚明云可字重省

○文林黃旨云達可行是道有可行

之人云集註沒世不見云云

中庸十一章云君子依乎中庸

遜世

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有大人云云蒙引云正已

無工夫○揚明云正已不

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物

正亦不著力是大人作而

天下自然明矣○微言徐

做弦曰事君人者以身狗

君安社稷天民則無所狗

矣然猶天之民也至於大

人則吾之為人吾自大之

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

天時雖天不得囿之矣天

民有所不為大人無所不

可集註見龍在田云云程

傳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

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

舜之田漁時也

卷四書大全 子血子十三

二十七

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

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

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

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

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

功覆敷救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峰胡氏曰伊

覺此則曰有天民者肯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

稟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

天而不得為天民矣惟其全盡天理始得為天民而與凡

民不同云云○揚明云可字重省○文

林黃旨云達可行是道有可行之人云集註沒世不見云云

中庸十一章云君子依乎中庸遜世

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鈞渭之時可當

天民之名使不過湯文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

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

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龍在田天下文

明者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

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

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

是聖人之事也○雲峰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

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

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

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文獻通考

二二八

無意無必云云論語子罕篇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朱註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惟聖者能之中庸十一章語也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鄙陽朱氏曰此章以入臣人品言

一當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

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 ○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

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

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之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之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 ○慶源

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 ○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各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

孟子曰君子云云脉云此章見真樂不亂於外王天下非指富貴崇高為言乃下章中天下定四海的事業也

父母俱云云圖解云或不死或患難或不睦皆故也

○淺說云父母兄弟人之至親而俱存無故亦人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今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吾之孝友得以自盡而無遺恨焉不亦樂乎此一樂也

仰不愧云云摘訓云天之所賦者無不全則於天無愧人之所固者無不盡則於人無愧既無愧作則此心便自慊矣云何不樂○淺說云克己最難盡性非易俯仰之間鮮有無愧作者今焉已私既克天理以復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作於人心廣體胖浩然自適又豈不樂乎此一樂也

而功名不足
以累其心矣

此章見真樂有出于勢利之外者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
與皆去聲

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大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淡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一樂也

無是餒也

得天下云云圖解天下英才猶云當也第一等英才也○千百年眼云蓋才而曰英如莫木之英英將發故不徒曰教又曰育正涵濡其生意也生意暢滿即樂○直解云英才才之英者以資質言不兼學力教育謂教誨而陶育之註所樂乎已即上不愧不作也

○淺說云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君子成物濟世之心多有鬱鬱然不得以自遂者今焉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固將無不被其澤矣其樂為何如哉此三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作之由

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作累於己私耳克去已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

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

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

君子有云云講述云舜編
負而逃訴然念天下則一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可知
行不義而得天下不爲
則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可知古帝王皆安在獨孔
孟教澤至今猶存則三樂
而王天下不與存可知○
存疑云自三代聖王之外
王天下者代相接也今皆
安在而孔孟之教澤至今
未泯信乎英才教育之可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可知
此也傳註一係於天云云
通義程氏復心曰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皆天所與非
人所爲故曰係於天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須是有
那明睿之人相從故已得
以施其教若無其人則無所
施矣故曰係於人至於似不
愧俯不作則在我自至之而
已故學者不可不以是自勉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節節朱氏曰此章以入心可樂之事言

孟子曰廣云云圖解云土廣故民衆指一國言○蒙引云廣土衆民廣字衆字重省故註云澤可
遠施此以國言也對下文
天下言○又云君子欲之
非爲一己之欲也欲其澤
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非
知常人之欲富貴耳○直
解云欲之者其道可行也
而所樂不存者以其施有
限也
中天下云云直解云中天
下以建都立極言不必言
居天地之中定四海以統
馭無安言吾性之全無固
有超出於天下之外者矣
中天下定四海此特勢分
之樂也○講述云中天下
不是東西南北中央只是
中天地而主民物便是○
通義東嘉史氏曰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樂者

之其樂爲如何哉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天焉○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歎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二係於人三其可以

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作其本歟蓋不愧不作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作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作者也自不能無愧作則雖得英才亦

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作其本歟蓋不愧不作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作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作者也自不能無愧作則雖得英才亦

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此章欲人知惟分之意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

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

是樂無一夫不被其澤耳
非以位為樂也三樂而王
天下不與者亦不以位為
樂也蓋非以得中天下而
立為可樂是以得定四海
之民為可樂若但曰中不
下而立君子樂之而不及
定四海之民之意則是全
以位為樂正與王天下不
與存之意相悖矣孟子之
意矣此所謂樂全在定四
海之民一句觀集註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之
言可見此樂與前所謂得
英才教育之樂皆是及物
之樂特曰窮達而所及有
異非此淺而彼深也

君子所性云云講述云分
者分也人性是天所分予
○存疑云分定要看得明
白曰分者分也其所分者
即其分也如曰口分則以
所分之田言也曰命分則
以所分之氣言也曰性分
則以所分之理言也分有
多寡之數皆定於初分之
始○蒙引云君子所性一
意自善舜至孔子無間窮
達聖人皆有此趣但前此
未有發出者至孟子始發
之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孔子飯疏食飲水而樂在
其中均此趣也故曰聖人
窮亦樂通亦樂無入而不
自得不然何以為聖人

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雲
峯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
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
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
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
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
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
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
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
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
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
睿之木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
之天聖人之心演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
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
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間哉通考采氏公
遷曰君子之樂不同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有盡

已之性而自謙以為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
告時君以與民同樂者凡三章此又樂之出於人心
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
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
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
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
其處缺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
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

朱子曰此是說

君子所性仁云云哀了凡

云玩根字則知其餘總是

枝葉○講述云根干心根

字重看如樹木根深枝葉

自然榮茂四德完具於心

充積深厚百感外物不能

搖奪是謂根心○蒙引云

辭書備數四體謂頭身手

足未知何所本又曰一云

兩手兩足也此說則面背

已別說了此只是手足○

存疑云仁義禮智根於心

根字最重草木有根方能

生枝幹仁義禮智根於心

方能生色氣稟不為之拘

物欲不為之蔽則是根栽

培深厚不致殘傷而暢茂

條達其生自不可遏矣○

君子所性仁云云哀了凡

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

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

去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

見形句反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

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

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益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

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

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

面盎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德者能之

宋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

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剝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

君子所性仁云云哀了凡

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

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

去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

見形句反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

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

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益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

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

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

面盎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德者能之

宋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

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剝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

君子所性仁云云哀了凡

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

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

去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

見形句反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

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

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益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

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

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

面盎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德者能之

宋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

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剝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

根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敬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
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晬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通旨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止言人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與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大凡則汎以人心之理言之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知皆為性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諸我而言也尊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則為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御氣之事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內外輕重之等道行於己固可樂德全於己尤可貴

孟子曰伯夷云通義仁山金氏曰北海伯夷孤竹之國在遼西以支縣中國去北海甚遠太率只以遼碣之間為北海東海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或曰呂尚處土隱海濱散宜生開夫招之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在焉○圖解云天下泛論又云仁人凡抱德而幽潛者皆以是君為己之所歸○存疑云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是承文主事而泛論猶道理如此諷就文主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亦非也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自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自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太他蓋反

集註見前篇田離婁上篇

新安陳氏以仁人為指伯夷太公非也謂當時仁人也或曰不指文王亦不必指當時只是承文王事而泛論簡道理如此愚說可

五畝之宅云云開心云雞彘以母者欲其生也○文林貫首云時指暮春孕字之時言○千百年眼云五字百字定簡制度不從養一時之老者便可使世世老者取足於其中○鄧孺孝曰五畝之宅三段正是教天下以善養老非實叙文王之政下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只如此而已○存疑云五畝之宅條且舉文王治岐之政且莫說到養者上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形旬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

前篇以為太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太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矣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趙氏惠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上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士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所謂西伯云云直解云指伯夷太公上文之所謂也非字字謂之○通義許白雲曰此章王意在文王之政存國者所當法小至一老之去就○原旨云上節是文王之政此節是養老之法即寓於是故之中者也○賈宗愷首要云此之謂也正與所謂謂字相應言伯夷太公就之養正謂此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此所以風聞東海北海而仁人如伯夷太公者歸之豈私恩小惠可要結哉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彘不燧七十非肉不飽不燧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謂

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人養之也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

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足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通義吳氏程曰樹謂種也耕桑蓋指所種也畜養也雞彘蓋指所養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聖人養民之政

細註三老五更見後漢書顯宗紀

孟子曰易云蒙引云易其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薄稅歛俱王在上人說○存疑云易其田疇為之者疾也薄其稅歛取之有節也

食之以時云蒙引云教民食以時用以禮也○又云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日不入海池以至果實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啜烹宰○直解云以時則生殖蕃滋

民非水火云○燃犀云聖人是有德有位者○蒙引云此仁字只是禮義常心如推己之有餘以濟人之不足而不慳吝便是仁也亦以愛言

集註禮義生於云後漢書三十九王符傳禮義生於富足益竊起於貧窮民無常產云云梁惠王上篇曰無恒產因無恒心云云朱註云恒常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王者富民之效必世後仁是教民之效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

孟子曰孔子云云講述云登東山泰山不是實事只是借來形容聖人所處地位之高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易歛去聲

此章言治道以足民為先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上目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是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為不仁者乎焉於度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

集註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恒心矣氏曰先

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歛此二者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焉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

此章與聖道天

登東山泰山不是實事只是借來形容聖人所處地位之高

是借來形容聖人所處地位之高

位之高

位之高

位之高

位之高

集註 聖人之道大蒙引云

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是

是一理渾然而已矣 ○ 猶仁不可云云離婁上篇

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觀水有云云甲第云術是方法○蒙引云是就聖人所造地位說下文言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謂至聖人地位也○演云抑知聖道內而有本乎今夫水惟有源故急流不息欲觀水者有術必自那瀾處觀之則所從出之源可知矣日月惟天有精明之體故容光之源必昭焉則所從出之明可知矣聖道之用流出中有敦化篤實後有光輝亦猶是也○圖史合攷云文選沈休文云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濟註曰容光小隙

集註 滯急存疑云滯波流

流水之為云云揚明云物字當水字看○燃犀云君子學者通稱志就心上說○吳無障曰成章不重文章外見蓋下學工夫做到盡頭處自有一段文采煥發而不可掩此所謂成章成章只見其工力之到耳

集註 所積者厚云云蒙引云所積者厚如中庸其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誠則形著明者也如是則駸駸然入於聖人之域而不自覺其至者矣若無篤實工夫所積未到則何由得成章又何能以能漸進到聖人地位○

於海者難為衆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益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衆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昭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

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此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向也宋子曰成章是做得成左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反也

李貞庵達說云註文章外見解成章所積者厚是本其所以成章也成章以前還有工夫

貢之辨于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此章言聖人之道大

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宋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

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於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忖度之之上引冕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之道而以用功次第言

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陸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東陽許氏曰第十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一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宋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躐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李貞庵達說云註文章外見解成章所積者厚是本其所以成章也成章以前還有工夫

子孟子曰雞云云揚明云雞

鳴是未與物接時起是起

念頭○徐岩泉初問曰雞

鳴而起指入初醒眼時一

日十二時作為皆萌於此

善從此始惡亦從發復之

一陽也始之一陰也○蒙

引云孳孳為善者以其為

本分事也孳孳為利者以

其以利已也○集註聖人之

徒也文公下篇曰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雞鳴云云牛春字曰為善

為利二為字俱去聲只是

向善向惡的念頭耳從此

做去方是作為非此時就

便有所作為也

欲知舜云云蒙引云舉舜

賊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

曰利與善之分以見其所爭之不遠所爭之不遠者差之毫釐也相去之遠者終以千里也子孟子

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存疑云或問問與曾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問比獨幾又後

此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其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

其中間則曰問者謂云云存疑云愚謂利善二者相並在這裏一邊是善一邊是利當

其中乃是問二者雖已分乃是初分處故相去未遠只爭毫末如此看庶幾明白才出於善云云

愚按才出於善則入於利出者出去也離却之意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此章大聖道幾示人 孳孳與 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

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跖與 跖盜跖也 跖與 跖同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

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問這箇利非是有 心於為利只是理

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

只見利之為美矣○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

做這邊去一條路做 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

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

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

也

宋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

可如作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

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

者鮮矣此太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

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

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察之精致知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鄰
陽朱氏曰此章明善利為
善惡之機

子墨子曰楊子云云文林貫
上言云為我是專為身謀意
○脈云此章特揚一權字
以定關楊墨之法

墨子兼愛云云燃犀云自
頂至足盡摩動猶俗云粉
骨碎身之意為之不復顧
有已也○直解云頭頂至
足跟受辛苦之意○存疑
云譬之裘葛楊子則專於
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
莫則裘葛并穿聖賢則夏
穿葛冬穿裘者也

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
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躩之歸而人皆可
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
章亦所以遭人欲擴天理也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
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慶源輔氏
曰程子又
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
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
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
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
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
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

去聲

此章開耶之意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

已不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

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

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
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
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
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采子曰莊子
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
齋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道
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相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子莫執中云云講述云執中爲近非真取其近道是抑揚其詞以起無權意蓋曰執中似非予之偏而於中道爲近○燃犀云據其名跡似乎近道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沒反觸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也以至踵下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也積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錘直爲反也所以稱平聲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

一廳字彙云廳他經切音汀屋也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云云六朝以來始加戶○扁海云治官處古者受事察訟於是

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如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新安陳氏曰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爲不可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畧反則不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失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

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釋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未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乎。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所惡執云云揚明云執一兼揚子子莫言○蒙引云舉一而廢百者多辭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面最多若只執其一則其餘皆廢矣

集註為我害仁云云袁了凡曰註言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則是舉一而害一矣非廢百之謂也揚子為我不但害仁其所謂義者亦不得其宜而百凡所為皆偏在一邊矣子莫執中亦不但害時中并仁義亦害一處有執處處成非今之關異端者自以為衛道而不知執著儒教則儒亦害道慎之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舉一而廢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峰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舉一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問中一各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日然中之所

禹稷三過云云滕文公上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離婁下篇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在陋巷云云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孟子子離婁下篇曰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鄉鄰有闔云云離婁下篇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闔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闔戶可也

禹稷顏回云云又云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異端偏見之害

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闔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

孟子曰饑者云云蒙引云

其字不好是不暇擇也○存疑云甘者不甘以為甘也故曰未得飲食之正○又云人困於貧賤則於富貴不暇擇雖不以其道得之亦苟且受之亦猶人困於饑渴欲食雖不其亦以為甘也故曰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

人能以貧賤之故動其心便是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也○口腹為饑云云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添出貧賤二字作兩項比擬此何說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心害究其極也蹴嚙嗟來無非其食甘飲之故此非心害而何若說貧賤方害心志則其食甘飲者不為害心志耶末一句大意謂豈惟口腹有害人心亦從此皆有矣故本文止說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不可認作兩項為比擬之詞大誤○按袁了凡亦如此說○莫中江曰飢寒可三日貧賤而渴則飲水可濟何以

言貧字孟子只借饑渴之害極在心上說不直道破貧賤二字人能無云云揚明云人字泛說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不以口腹害心志也○不及人不云云又林貫肯云人指聖賢的人言○燃犀解云不憂不及人誠心賦之超論此非方寸中見得定者斷斷不能故曰不及人不為憂矣○微言曰不憂不及人言縱不能過入決落在人後也只不為世味所染便是超然不憂字當味○蔡虛齋曰前章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入遠矣之章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言人心有害而見以禮制欲之功

繫頭四書大全 孟子子十三

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通首**宋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孟子曰饑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宋子**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入遠矣

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也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

人能無云云揚明云人字泛說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不以口腹害心志也○不及人不云云又林貫肯云人指聖賢的人言○燃犀解云不憂不及人誠心賦之超論此非方寸中見得定者斷斷不能故曰不及人不為憂矣○微言曰不憂不及人言縱不能過入決落在人後也只不為世味所染便是超然不憂字當味○蔡虛齋曰前章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入遠矣之章

孟子曰柳云云蒙引云此

章以微顯闡幽為王蓋人皆知惠之私而不知惠之

和而不流○又云言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與

易也介字就惠所守言分辦意只是不苟○燃犀云

介者辨得明守得確之謂如易所稱介于石是也易

者換也得三公而失一介是以三公位換去其介也

柳下惠斷上不然而○通義白雲許氏曰柳下惠不羞

汗君不卑小官祖湯裸程焉能免我私也至於不怨

不憫三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

介故孟子表而出之○圖史合攷曰尚書立太師太

傳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三公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後又改丞相為

太司徒太尉為太司馬卿大夫為太司空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集註進不隱賢云云公孫

丘上篇曰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云云

直道事人云云論語微子篇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君若徒而不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肯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思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此章闡古人之介意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辦之意
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辦意則與界限之界同人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辦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

辨所以清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廉廉潔也

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和邪

龜山楊氏曰觀惠之和安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太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

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介故也○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

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

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

直道事人云云論語微子篇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君若徒而不

論語公治長篇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微顯闡幽云云章圖與伯章曰微顯闡幽出

易條辭傳語謂事之顯者微之以人之所共知故也理之幽者闡之以人之所不知故也○蒙引云此只是闡幽何以見其微顯蓋人皆知其和今不稱其和而獨稱其介便是顯者微者闡之對舉而互見也新安說是○通義東嘉史氏曰夷齊之清下惠之和人皆知之此是顯處此二章皆不及之非微顯而何夫齊之不念舊惡下惠之不易其介人皆莫能此便是幽處此二章特表而出之非闡幽而何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

惠之和廉於不介故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和者之節

孟子曰有為云云千百年

眼云張天和曰此章有兩說舊兼學術事功言近純以心學言較好○蒙引云有為者可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講述云有為蒙引兼為學為治時說專主為學亦通○然犀解云有為指為學用功言○存疑云此章當與論語為山章參看言有為要成功也掘井期於得泉為山期於成山期於成功一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

孟子曰堯云云蒙引云三之字皆指道言○揚明云性之純是德性用事出於自然○文林貫直云性之是自然能盡仁義之道三之字俱指道言身之是賦道於身也○然犀云性之之意三之字不必定有所指云云○又云假之假道德之名上取帝王之事非其有也○通義許白雲曰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不愧而中不假修治者也身之者謂氣質微有不同而自修其身勉道而行自思勉以至

孟子曰有為云云千百年

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聞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音刃與仞同

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八尺曰仞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與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一尋深一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與說文合當從之半塗而廢出于中庸十一章

○呂侍講曰

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

知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

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

為未及夫泉也

○雲峰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

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

○宋氏公遷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云深造之以道及人

也凡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

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
霸則假尊太子安同明爲
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
國久於此道亦不自知其
實非仁義

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程
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
○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
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
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
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
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
反非謀伐之太意假此爲說耳○宋子曰性之是合
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
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善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
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
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
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
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
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

久假而云云存疑云假入
之物必歸於人歸入則已
不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
終身用之便似不歸於人
也○辨斷湯霍林曰久假
便是不歸不歸非謂不歸
于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
初猶知非真有久則謂堯
舜湯武亦不過如此併不
自知其非真有矣○蒙引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爲一而互相發明
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
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爲三乃是以下字斷盡五
霸心事得春秋以下字爲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云惡知五霸自不知也○
徐斂弦曰五伯乃置自家
真仁義不用而外尋個假
者以自文加裝成戲劇雖
甚逼真終非已有○燃犀
解云假者竊取陽托之謂
歸者還其本性也湯武以
身歸于性耳久假不歸假
之久并其假亦忘之真借

真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
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
或曰蓋嘆世人莫
覺其偽者亦通舊說 趙邠卿註
以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

矣宋子曰惡知二字爲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
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汪氏曰
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
是爲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

矣宋子曰惡知二字爲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
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汪氏曰
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
是爲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

亡其性之盡者

集註功烈云云公孫丑上篇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帝王伯者德行心術之殊

聖賢四書大全

子思子十三

四十七

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交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問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后世宋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甲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卻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峰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而然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以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云云講述云云是伊尹自謂不順指太甲不狎于不順謂予不欲習見于不順義理之嗣君也○通義許自雲曰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自不合於理我不欲習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一義也○燃犀云桐桐宮湯墓地放是遵諒陰之制使其思湯而改悟也○文林貫旨云放是放置桐是桐宮葬湯的所在○蒙引云朱子此解云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蔡九峰解書經則別自為說曰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言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管官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毋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當時九峰已見于無子註而更之如此不為無意

○公孫丑曰伊尹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此章見人別當以正君為心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反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南軒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

集註餘見前篇見萬章上篇

賢者之云云圖解云賢者

泛論不指伊尹○揚明云
不賢亦泛說不指太甲○
通義許自雲曰王文憲謂
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
子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善語權者也倘使子孟
子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
之事業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入臣處
變之權

公孫丑曰云云文林貫育云君子是榮布之人○存疑云其君用之則其言也非用之為臣○
煥岸解云用之只是用其言如告文公行井田之類○講述云其君用之不是用其身只是用其
言與子弟從之對○文林貫育云用是問其安是國家寧謐對危字者富是貨財充裕對貧字
看尊是爵位等隆對卑看
○揚明云安是國脉安固
富是國用充足尊是臣民
具瞻榮是中外無侮孝弟
忠信是事父從兄之間有
實心實行○存疑云安者
安其位無禍亂也尊者高
居九五為人所崇仰無敢
慢也若周王下堂見諸侯
下勞晉侯子踐土失其尊
矣榮與辱對以仁則榮不
仁則辱來照看雖大國必
畏之是榮

詩魏國風云云伐檀

之詩三章是第一也
居陳相彭云云告陳相彭
更之語既見于滕文公上
下篇

思焉是伊尹以家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

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毫焉其克終雖由
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
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後世唯
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
也建立之也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
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大臣禮
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況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
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
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
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
也○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
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茲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
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通
趙氏直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
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而獨不言

其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
即此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
也其慮天下
後世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
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辭受之義

王子誓問云云燃犀解云

士捐子誓子一流人非泛指遊說之士也○講述云士為國民之首既不肯為農工商賈之事士為草莽之臣又不得為公卿大夫之事故王子以何事為問亦不耕而食之意也

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修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狗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

宋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閉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

王子誓問曰士何事誓丁此章論君子之志

集註誓齊王云云人物備考二十四云王子誓齊王之子也云云

孟子曰尚志盧未入曰心所欲為之謂志尚謂高非隱居高尚之謂謂身雖早微志則高大未得行大人之道已有欲為意而不當為小人之事其所欲為寔出其上是謂尚志

集註尚高尚也易蠱上九云衆左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者云云心之所之四字毛詩小序之字

曰何謂云云袁了凡曰殺一無罪四句是泛論居惡在四句在太人行之則為事在士道之則為志註中賦用不可分賦仁義亦不可用居仁田義云云直解云居其心之所居也路身

誓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之所由也○存疑云居以心之所存言路以心之所行言○揚明云太人如皇帝王皆是○圖解余庚之曰太人之事如伊尹之任是也小人之事則孟精而食矣與前二章意相承孟子自道也七國富強成風殺無罪取非有皆當世遊士逢君之惡民賊而為良臣者孟子思以仁義濟世不得志故曰尚志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即此意○參考云大人誼作已任之大人說然竊謂此大人與大人言不必信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正同大人即士也不曰士而曰大人者對當時儀衍安婦之流言耳倫非謙儉之儉乃全備之儉也

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之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汙

氏公遷曰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汎為學者言人不可不以尚志也孟子專為王

子言為王者但當尚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太人之事體用已全

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

乏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

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太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平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本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理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也通旨宋氏公遷曰仁存諸心義形諸事是仁為體而義為用也然指仁義而名之則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

子孟子曰仲子云云杜靜臺筆記云是舍豆食豆義之義非謂其矯情于譽也對無大倫言則此誠為義之小者爾人莫大焉云云圖解云言人更有那件大干廢人倫亡親戚指辟兄離

每亡君臣上下指不食君祿連入莫大焉作一句讀勿添罪字○直解云人莫大焉之中亦暗藏一罪字○袁了凡云焉字是活字帶下讀只作于字看註是倒解不是以罪字替於字倍其大者發明云人莫大

大字以大罪言倍其大大字以大罪言倍其大大字以大罪言

此章成人不可不察小名而妨大節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魯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士之道而以其志越言

者信其天者矣哉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

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

太節而遂以為賢哉南軒張氏曰仲子節小廉而廢

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

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猶名而強矯者

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

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

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

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

集註辟兄離母滕文公下

篇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

章圖云右第三十四章都勝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人倫之重

桃應問曰云云煥崖解云士師執法之官爾雅云士察也理士也王萬民之判存疑云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着人情上蓋警饒雖天子父然人不可殺殺畢陶職在守法亦不可因天子之父而廢法故在畢陶只得執之而天子之

父非所願也雖愛父然天下之公不可廢使以天子之勢奪畢陶之法而全父固不可然坐視其父之執於法亦不可但得苟有而逃在畢陶既得伸守法之心而已亦得伸為子道是舜之所處當如是也此是就各安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其間委曲以合人情權變以泛宜處却未及所以為天理之極太倫之至蒙引所難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依其說全無味善乎

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推制有未暇論

子其對匡章既淡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通旨采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是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為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皇陶為士警饒殺人則如之何此章見聖賢用心之極

害公皇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一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下是如推制有未暇論

各頁曰書大

五十一

然則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曰亦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泛權制去則不可思謂蒙引所難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泛權制去也

孟子曰執云云講述云執之而已一說謂執法一說謂執警聘然執警聘即執法也

然則舜如之何淺說云然則舜為天子獨不禁皋陶之執其父歟曰夫舜云云講述云夫有所受一說謂受之於堯一說兼言之今依受于堯說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編有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編有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此於泛論大理則不可易○存疑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大計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極拙謂總是國法便有所受亦鶻突○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編有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

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

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

之極人倫之至

雲峰胡氏曰臯但知有天子之法天

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

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
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
死○邵寶評曰君子之論
奢當謂竊負而逃舜為天
子然且可為而奢獨不可
乎雖然下舜一等則奢其
廢幾矣○淺說云舜之心
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
也其視棄天下猶棄敝屣
之無難也竊負贅喪而逃
道海濱而處既脫其父故
刑則終身訖然樂而忘天
下舜之所處如此則既不
獲樂陶之法而亦得以全
父子之恩矣

圖史合攷曰國策云猶釋
敝屣註屣字與蹤履同○
郊祀志云去妻子如脫蹤
耳師古曰履小履脫履者言其
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惟順於父云云萬章上篇曰天下大悅而將
欲也云云貴為天子而不足以為解憂人悅之好色當貴無足以為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天理之極云云離婁上篇孟子曰規短方直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蒙引云天理亦人倫在
天為理在人為倫○又云一說辜陶之執鼓聾者天理之極也舜之竊負而逃者人倫之至也如
此則於本文莫非一字有礙大抵辜陶為人臣當為天子執法是亦人臣所在蓋辜陶所執者臣
道舜所處者子道也父為
子隱章集註亦兼言天理
則知舜之所處亦天理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
大節

天理也父子
人倫之至也

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宋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
此事先生曰蒯瞶父子只
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
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
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取聖賢之心合
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
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辜陶亦只得執之而已
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辜陶亦安
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
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
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象非洞見辜陶
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
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
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

瞽殺入而在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舜於瞽瞍則
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
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
下猶敝屣也是故在辜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
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
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
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
成業而孤眾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
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
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辜陶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
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
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訖
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
而已以天子之父殺入且不可舍况其卑
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天理也父子
人倫之至也

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宋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
此事先生曰蒯瞶父子只
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
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
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取聖賢之心合
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
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辜陶亦只得執之而已
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辜陶亦安
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
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
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象非洞見辜陶
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
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
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

瞽殺入而在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舜於瞽瞍則
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
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
下猶敝屣也是故在辜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
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
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
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
成業而孤眾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
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
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辜陶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
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
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訖
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
而已以天子之父殺入且不可舍况其卑
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天理也父子
人倫之至也

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宋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
此事先生曰蒯瞶父子只
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
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
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取聖賢之心合
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
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辜陶亦只得執之而已
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辜陶亦安
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
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
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象非洞見辜陶
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
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
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

瞽殺入而在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舜於瞽瞍則
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
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
下猶敝屣也是故在辜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
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
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
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
成業而孤眾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
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
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辜陶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
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
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訖
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
而已以天子之父殺入且不可舍况其卑
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子西子自范云云燃犀解云

望見便含有容貌氣象大異處○脉云望見即望見其氣休○文林貫古云見其容貌詞氣大異于人有感于心○揚明云居就居處之崇高言移氣乃氣象變異養就祿養之豐厚言

孟子曰李卓吾曰中間著

既歎而又言也○張鄒云云宋鑑云張栻字敬夫

軒先生○又詳見于淵源續錄第四○鄒志完之傳左言行錄後集十三○圖解云既嘆而復言非衍文○又云又加孟子曰二字勿忽始望之彷彿乎有道氣象故又覺而感嘆殊深及即而就之又惜其下善移不能廣其居故又曰天下廣居要得輕觀王子口氣精神全在况字廣居照証

仁字為妙况字乎字有形容不出意

王子宮室云云蒙引云宮室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闔房也衣服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帶經之類是也○又云夫人所居者宮室王子亦居宮室也人所乘者車馬王子亦乘車馬也人所服者衣服王子亦服衣服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之氣象若彼者蓋其所居地位是王者之家因與人不同而有以使然也夫以勢分之居尚能移入人氣象如此况居天下之廣居其氣象大不與人異乎○講述云居廣居之能移入即辟面蓋皆四身不言而喻氣象况字以勢分性分相形講章內絕个居字都與廣居字相照看○又云與人同非謂宮室制度之同也只是人居宮室彼亦居宮室之類○燃犀解云多大槩也同言日用所資之同非謂制度華羨同也○又云若彼

此章見學者當以性分自養

孟子曰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

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

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 張敬夫 鄒志完 皆云羨 延面皮 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旬反前篇謂仁也尹氏曰粹然見於面蓋

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

廣體勝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問孟子先言

體後却只言居宋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

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

居移氣養移

居移氣養移

指氣躡之異言集註見前

篇出于滕文公下篇粹然見於云云粹然以下之八字已出上于二十一章

魯君之云云直解云呼門必非魯君自呼門或有所命令人而別有所呼守者聞其聲耳○揚明云持交鄰修好言○燃犀云呼于

坵澤是至門而有所號召非呼守門者○盧未人曰引魯君事以証王子魯君以聲言王子以氣躡言總是居美所移此無他二句作孟子言勿作守者言

章圖云右第三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之辭

孟子曰食而云云直解云當時諸侯好賢士禮之以厚祿不以道交之徒使食而殊無親厚之情如養犬豕的一般○揚明云食祿養也弗愛不用情以待之亦交假有養養之意不敬不以誠心

重人獸畜非養賢之道○脈云食祿食也愛者或聞其名而羨之或哀其窮而收之但是外面禮文未有宗重意敬則尊德樂道極其宗重而不敢慢也養犬馬尚知愛惜豕則養之而已故分說

○蒙引云獸為犬馬之屬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獒秦伯弟求犬於秦至以百兩金請易之而不與楊生之犬能救主張然之犬能報殺皆可愛者至於馬則愛之者尤多周穆王之於八駿武帝之於天馬及太死名馬至用兵殺數萬人而得之齊京公所愛馬病死至欲殺養馬者非晏子之諫不赦此類甚多是人於犬馬愛之非豕之比也朱子因上文豕交字於此解為犬馬之屬彼文王義亦致其精也

恭敬者云云揚明云恭敬是敬賢實心集註詩曰云云詩小雅鹿鳴篇曰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朱傳云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

養四書大全

五十五

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乏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養之也音食此章為時君好賢不謹矣音食嗣畜許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

程子曰恭敬雖因

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旬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焉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行幣帛

恭敬而無云云蒙引云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云云○揚明云言人君不可以虛禮留賢○千百年眼云拘羈縶也○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實留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講述云虛拘便是交獸畜賢者不可留○直解云國君既無敬士之誠則君子必當見幾而作豈能懸空各以羈留集註留拘也章圖吳伯章曰留謂留止其國云猶受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待賢之禮

此章望人以盡性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修身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

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能盡其

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忝也曰至誠盡性充

其形色是○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

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

須盡得人道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

孟子曰形色云云脈云此章示人以成身之學重感字色字如其生色也字對性而言曰色色即

雖之可算者耳目手足是形目之明耳之聰手之恭足之重色也天性者明其爲本然之理目之

明無不照者乃目本然之理耳之聰無不聞者乃耳本然之理乃成其爲耳目手足之形不是形

色中有天性即形色就見天性云云○辨斷無能于曰形骸有性命之器也猶之火之在新薪非

人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講述云惟字重看

踐形只是盡性○蒙引云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

乏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又云形各有性非空形

也若未能充其性則於形之分有虧非踐形也○茅鹿門曰形色不必分形便

有色色節形上見之故下只曰踐形形色天性言形

色中皆天性所寓非指形色即天性也天性具于心

即一盡心盡性而衆身自從之矣非一一而踐之也○通義金仁山曰形者人之體凡耳目鼻口五臟六腑百骸九竅皆具此陰陽

五十六

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

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

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

則未免有充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

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

之類色如一擲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

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

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爲便

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謂充其形色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

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

五行之理而心其王色者形之用凡動容貌正顏色見於面者尤其精神之所發也○又東嘉史氏曰形色是吾身所有如貌言視聽之類此是物則之物則便是天性食色是外誘之私如飲食男女之類此是物欲之物我但甘之悅之而已其之悅之只是欲遷以此為性則將認人欲為天理人心愈危而道心愈微矣告子但以此為性知有氣而不知有理必將謂欲是吾性之所有若必求得之而不知檢制則人欲肆而天理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所以孟子力辨之

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只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以別味同是鼻而不足以別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目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踐形之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聖人能盡為入之道性以吾身天理言

齊宣王欲云云圖解云欲減三年喪制欲者議而未行也○蔡虛齋曰欲短三年之喪而為期也故公孫丑曰三年短而為期猶勝於絕不為服者乎而孟子則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云云紵兄之臂以譬短喪子謂之姑徐徐以譬言為期之猶愈於已亦教之以孝弟以明三年之喪出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而決不可短者也○脈云喪是父母之喪宜王欲短喪幾無人心矣丑乃教以為期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親喪不可短而曰為期是猶兄不可終而曰徐徐徐亦紵也豈所以教哉

意也通考采子曰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特於氣稟狃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甚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季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孟子曰是云云 燃犀云是 指猶愈之言

陽貨篇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王子有云云圖解云王子 是齊王之庶子母死是生 母死○講述云丑意期喪 為非則請數月者尤非請 數月為是則為期者亦是 故按此以自解圖史合 攷曰大戴禮云昔者周成 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 太師保其身體傳其德 義傳猶師導之教順此三 公之職也

集註練冠練說文云縗也 廣韻云精熟曰練練緣通 義云縗緇一染紅○緣章 圖云純也飾衣領袂曰 純上聲

曰是欲云云圖解云是字 指王子喪母之喪欲終不 可得是外有所禁不可得為 謂夫莫之云云圖解云謂 夫指我謂以齊王無所禁 制而自不肯為終喪之說 ○參引云齊宣王欲短喪 得為而自不為者也王子 之請加數月不得為而欲 為者也○盧一誠曰是欲 終之一句見得傳為王子 請之是謂夫莫之禁一句 見得丑為齊王言之非蓋 不得為而為則數月為多

之孝弟而已矣終之 忍友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矣 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 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為去 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 反於嫡母而不敢終

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

為亦去 聲其母所生 母練冠麻衣縗七緇反 赤黃色緣俞絹 反既葬

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 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為其 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 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貝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夫音 扶

心欲盡而勢不自遂故也
得為而不為則期年為仇
勢莫阻而心不自盡故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九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喪禮之
等殺

孟子曰君子云云圖解云
君子是繼往開來之君子
所以教謂教之術也○文
林貫旨云者字指所教之
道說○蒙引云下文時雨
化成德達答問私淑都王
君子之教言○講述云所
以字含人品時地言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人心天理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而及之
矣

○學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
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

有如時雨云云蒙引云時

雨化者入聖域之人物也
○化字成字達字皆要仔
細看見得古人下字不苟
處○脉云時雨之化是天

資高學力到他自家已有
悟頭祖略一點醒便如草
木之得時雨不覺油然而暢
遂化就君子身上說五者
字俱指教言集註兩之則
通義吳氏程曰集註兩之

之兩王遇反若孔子之云
又金仁山曰顏子鐵堅仰
高用心若矣夫子博之以
文約之以禮而欲能不能
如有所立卓爾曾子遠事
省察直精力久用功博矣
夫子告之以一貫而唯然
會悟體以忠恕此所謂速

其生也後不能
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丞職人力已

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

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魯

是已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宋子

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
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
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淡而後孔子之化可
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

化也

有成德云云存疑云德是心術近正底人成德是涵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疵類而一於純美也○村是有技能底人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能有為者也達是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致其極者使至於極也○有德者未必無材於德為優曰德自其所優言也有材者未必無德於材為優曰材自其所優言也

如孔子之於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冉雍求仁閉子騫之孝夫子成其在德行之稱所謂成德也子路好勇夫子達之禮義子貢穎悟夫子達之以惟道此所以成其材也

有時雨亦不
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宋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太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答問者

有私淑者講述曰私淑艾或時相後也相遠不能及而受業但聞君子之道于人竊以善治其身則雖非君子親教亦君子之道所成就是亦教也○蒙引云有私淑艾亦王教者而言蓋其教澤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私淑艾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道王觀濤曰五段只重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惟私淑艾似就次說畢竟是君子教澤所及若教澤不廣欲私淑艾無從矣

有私淑艾者

於陳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充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通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在兩化成德之間者矣○陳允因子貢伯魚而聞孔子之道謹見論語學而篇及季氏篇夫子因徐子聞孟子之命已見前于滕文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解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原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微

公上篇卒略之○蒙引云

大註云若孔子之於陳亢

夷之是也則是陳亢未嘗

及孔子之門矣而論諸子

禽問於子貢章太註乃先

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

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二

說不同下文云或曰尤子

貢弟子未知孰是然則後

說與此說為不相戾孟子

亦云云云見離婁下篇

此五者云云煥輝云五者

寔指上五教○因其材

中庸十七章云天之生物

必因其財而篤焉

章圖云右第四十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聖賢施教之道

公孫丑曰道云云蒙引云道

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

○濮負菴負義云此章專重教育

成法道有定跡是原起言之○姚承菴曰高美二字不

平高矣而又美也重高一邊○微言李彭

山曰高矣美矣言高者美也所重在高故曰若登天

然○煥輝云登天尺形容雄偉及○文林貫首

云微指學者說

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不為拙射變其設率

候反率音律

穀率變字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穀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引而不

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却有

下文

君子引而云云圖解云引

道以下學正法○袁了凡

曰引者引其端發者竟其

事不是不告以得之之妙

即學之法亦有不得而

盡發者此不但道理非言

語所能盡即一言可盡而

教入之法亦須待入自家

理會方有心得凡可言可

示者但是粗迹雖是粗迹

而至精之理已昭然在至

直解云引而不發則斯道

若隱而難知躍如之妙存焉則其理固顯而易見非難非易無過不及昭昭然揭中正之短以示人特人不知而從耳集註不告直解云不告二字宜善看非吝而不告不能告也得之之妙云云蒙引云得之之妙如童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能者從之如顏子有四勿之功曾子有力行之力則得之矣○諸說辨斷湯霍林曰中道而立不是就道躅即卓立在目前不是說非難非易揔來見得道在目前之間原不是難的只在能者能領悟得來便是不待貶而自可及也到得引處君子也○淺說云得之之妙所謂妙者畢竟是何物曰道而已矣道者中而已矣語道而至於中則亦妙矣

章圖云右第四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賢施教之道

孟子曰天下云云揚明云殉身謂道不離身以身殉道揚明云謂道既難行則身必退而身不離道○焦漪園曰殉道殉身是以己為王也殉人是以人為王而依附之也以己為王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為王學辱之權在入

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

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尊起這必與他看教此心數一無些子來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斬獲助長為害愈甚矣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注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徇人亦未嘗離人絕物而使入不可幾及也○雲峰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

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者不可貶之使卑者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此章言以道殉人者戒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

細註於下鄭註下地下也

未聞以云云存疑云當時仕者皆以道殉入者也故發此言○文林貫音云以道殉入是在道求合的意思○微言焦漪園曰殉道殉身是以已為王也殉入是以入為王而依附之也已為王進退權在我人為王榮辱之權在入

集註以道殉云云袁了凡曰註以道殉入妾婦之道此道字與本文道字不同故去之○滕文公下篇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卷四十四 禮記 卷四十四

家大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在尺

章圖云右第四十一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出處去就之義

公都子曰云云揚明云所禮是嘉其志不答即不禮何也究不答之故○文林貫音云若在所禮猶言當以禮貌待他意思○蒙引云彭更所謂若在所禮者意亦在於貴與賢歟

集註滕更滕君云云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滕更滕君之弟也學於子思子云云○圖史合攷曰萬姓統譜云滕南陽宮可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失國子孫以國為氏

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今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以道殉入者雖得之無所用也○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入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殉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此章見受教貴誠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文選曰卷之三十一

子孟子曰扶貴云云直解云故與師有故舊之好長謂年在已○圖解云賢謂已賢于諸子非與師較才能長是弟子中年最長○翁一齋曰長不必作年之長乎師只為諸弟子行獨長如會稽之在孔門蔡季通之於諸子便是故亦非故舊之故是故家故國之故更詳之勳勞圖史合攷曰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堂祭於太廟司徒詔之

孟子曰扶貴而問扶賢而問扶長而問扶有勳勞而問
扶故而問皆所不答也勝更有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扶貴扶賢也尹氏曰有所扶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三也○新安陳氏曰扶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勳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亦竭兩端之教而勝更挾之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扶爾已矣

章圖云右第四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消其教惰之心

字孟子曰於不可已者蒙引云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
○甲第二云不可已網常倫理之大事○焮岸云不可已指事之大者凡關於網常倫理皆是

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者無所不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其進銳云云圖解錢希聲曰按劉向云川以委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進人以涵床故能豪備氏之學于事無所不已于情無所不薄以頓屈為聖果以階級為權乘與聖道反俗儒宗信所由悞○蒙引云其進銳者以修為言自是二項但於不可已者與於所原者同是一不及之弊對下句便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去聲故退速力聲退速其

蒙引曰言大之五十三

六十五

是一不及一大過不可以
進銳退速貫上二項作
事說進字退字說不去

章圖云右第四十四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論衆人事
爲之嘆

孟子曰君子云云存疑云
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
級而不混也上是不混下
是有等○微言方文伯曰
親與愛總是一個仁但有
厚薄遠近之不同故分作
三樣其實親即仁之最厚
處愛即仁之波及處非有
二也親親一百只重一等
字不在出親及疎由貴及
賤上○陶石簣曰看來此
一章分明只是言君子用思必親親之爲大大意云君子於物則愛之而弗仁於民亦仁之而弗
親所親者何在惟吾親而已至於於民止曰仁之則與親親異也於物止曰愛之則與親親尤異也

集注老吾老云云梁惠王
上篇曰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太
下可運放掌
則有序淺說云註中有序
序字主輕重說不兼先後
意

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
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慶源

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

爲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後於氣者之所

爲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

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

間後二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峰胡氏曰前

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二者是過用其心

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

弗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編考程氏勿齋曰天地之心鬼神之

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爲是之謂入動

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俱有時有節即愛

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爲愛則非矣編考石山金氏

曰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

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爲愛物然知施

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絕滅親

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

倒行逆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

理一而云云蒙引云理一者親民物皆所當愛也分殊者物則愛之民則仁之親則親之有其等也

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

楊氏

曰其分 去聲 下同 **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 楚宜 等所謂理

一而分殊者也 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分潛室

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

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入理

秦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

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及理一分

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之所 **尹氏曰何以有差等一**

本故也無偽也 慶源輔氏曰二本故無偽而有等差

章圖云右第四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有仁之序仁以愛言

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

謂理亦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

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

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

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

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

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

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

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

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

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

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

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

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

孟子曰知者云云然犀云
知屬處窮無不知只是據
理可以無所不知指智之
本然言當務是最當知之
事方應知字○蒙引云當
務之為急為最所當知者
急親賢之為務謂急於愛
賢也仁智意要分明得明
○又云急先務如堯之飲
天授時抑洪水之類舜之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班
瑞觀后同律度量衡之類
是已○微言徐做茲曰堯
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
得禹皋陶為已憂若有不
容一旦緩者何急如之堯
得舜則九男事之二女女
焉又舜而加之上位舜得
禹皋陶則或作司空或作

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已及人正訓仁字
推字亦要輕看以已所有推出行去爾
此章亦人當重其仁智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
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
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問如舜舉皋陶湯舉
伊尹所謂親賢者乃
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
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以湯之伐夏救民皆所
禹皋陶則或作司空或作士師與之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何親如之

不能三年云云脉云不知
務的模樣非不知務之實
放飯右點朱說陳皓用
之左點鄭玄說○毛氏云
凡祭飯之飯與飯之之飯
皆上聲炊黍之飲去聲○
飯陳皓註上聲朱子曰故
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也
流謂飲之流行而不知止
也○鄭玄註云毋放飯去
手餘飯於器中人所裁○
鄭陳皆云決猶斷也

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
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
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
當為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猜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
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通言宋氏
公遷曰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者
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
是之謂不知務歆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

集註齒決云云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溫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失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肉也堅脆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者也察致詳也故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

齒決音決吾結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歎又

日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也南軒張氏曰孟

也宜齒斷之乾肉堅宜用也問講求之意

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

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知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

二務字○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峰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為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

章圖云右第四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仁智全軀之中而見事為先後之序

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疆務之為

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

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

雖周而精神散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

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救精神

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

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土而惡

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急親賢

為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節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知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終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云云存疑云親也民也物也皆所當愛也然於其間則有差等以親視民則親所愛而民所不愛也以民視物則民所愛而物所不愛也○燃犀云兩及字一是推及之一是連累及之上及字推及擴充下及字彼及連累集註親親而云云親親以下之十字見于上篇○蒙引云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二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

公孫丑曰云云糜爛燔辱

云使民戰鬪糜爛其血肉

○文林貫言云糜爛是血

肉塗地意○通義云糜爛

言如糜之爛也

天敗正義曰左傳云未陣而薄之

曰敗其師大崩曰敗績梁

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

其敗其師與敗趙不足言

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

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

之甚也故驅其所愛云云

存疑云惠王本意不是驅

子弟于死地但兵被殺似

驅之耳

仁人之恩云

蒙引云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自一家之內而推

出外以及民也不仁之禍

由疏逮親以土地之故及其

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土地視

民亦爲疏也

下句難言由外及內故變言

由疏逮親

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氏

曰此章明不仁之禍

孟子曰春秋云云蒙引云

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

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

諸侯戰伐之事云云○照

解云春秋二百四十七之

其書戰也自首止之戰至

戰于艾陵凡二百十有三

○圖史合攷曰春秋書戰

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於

即終哀公十一年戰於艾

陵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

公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

三年楚公子申伐陳

日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

侵宋終哀公十二年晉魏

曼多侵衛

有六師而勝取師三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

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

其血肉也復反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即所

敗於齊長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

子死焉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

意

重厚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

意親仁氏仁者無不愛而言

言仁人之恩自內及

外不仁之禍由疏

與疎

逮親

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

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

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

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

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

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

狗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狗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

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

殺身覆族不已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

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

因其所行而知其所

蘊二章皆以事言也

善謂有假借名義而實非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

反

時戰

善謂有假借名義而實非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

反

時戰

善謂有假借名義而實非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

反

時戰

善其伐楚非不備與之然

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

書遂以譏其意亦未以為

盡合於義而許之襄註召

陵之師云云左傳僖公四

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

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

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故管仲對曰昔者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來輯周室賜

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

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

王之孫南巡狩涉漢水

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

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

之不寡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給昭王王不復

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

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

陘屈完詰盟師退次于日

陵遂盟

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誅之者但就中彼善於

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秋無

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

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

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

猶短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所以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

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

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

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事之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

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

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

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吾於武成云云燠犀云武

成武王紀事之書策簡策

一二策指紂紂施仁說

講述云於武成取二三策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無所指註云奉天伐暴反

政施行亦言其舉耳一二

云者謂可信者少不可信

者多故下文舉漂杵一語

以實之集策竹簡燃犀

解云策簡也策與冊通四

名一物單札曰簡聯簡為

冊用木曰版用竹曰策

仁人無敵云云覺路周巢

軒云仁者雖曰無敵然亦

無兵不血刃之理但紂衆

如林飛廉等煽虐安肯不

戰而下誰謂周師盡前歌

後舞如履無人之境哉故

武城之言俱是寔錄孟子

因戰國殺札方熾動以古

人之書為在秦又慮後世

不察武王弔伐之心而廢

民以逞亦以漂杵籀也

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借武也亦以全武也○又徐傲曰獨言武成者蓋湯之伐紂猶止于放

若黃鉞之乘太自之懸當時武王之心已不能自於西山之一手洛邑之頑民矣而又以適辭文

之天之備世或疑故武成之舉非應天順人者故表而世之○又云下一何字甚好將欲殺之則書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也

杵春杵也或作齒與櫓同楫也楫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

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

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

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

長聲不仁之心耳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

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宋子曰此亦按本

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

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

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

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

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

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

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

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

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

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

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也

杵春杵也或作齒與櫓同楫也楫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

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

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

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

長聲不仁之心耳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

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宋子曰此亦按本

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

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

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

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

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

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

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

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

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

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

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

無所指註云奉天伐暴反

政施行亦言其舉耳一二

云者謂可信者少不可信

者多故下文舉漂杵一語

以實之集策竹簡燃犀

解云策簡也策與冊通四

名一物單札曰簡聯簡為

冊用木曰版用竹曰策

仁人無敵云云覺路周巢

軒云仁者雖曰無敵然亦

無兵不血刃之理但紂衆

如林飛廉等煽虐安肯不

戰而下誰謂周師盡前歌

後舞如履無人之境哉故

武城之言俱是寔錄孟子

因戰國殺札方熾動以古

人之書為在秦又慮後世

不察武王弔伐之心而廢

民以逞亦以漂杵籀也

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借武也亦以全武也○又徐傲曰獨言武成者蓋湯之伐紂猶止于放

若黃鉞之乘太自之懸當時武王之心已不能自於西山之一手洛邑之頑民矣而又以適辭文

之天之備世或疑故武成之舉非應天順人者故表而世之○又云下一何字甚好將欲殺之則書

見讀書之法

孟子曰有人云云存疑云
按此四章意思相承皆救
戰國兵爭之禍聖賢仁天
下之心也○圖解云是述
當時人自負之詞猶前篇
我能為君約與戰戰必克
之類

國君好云云燃犀云云
臣此言國君者臣道君以
戰陳故也仁即安天下不
嗜殺人之仁無敵要現不
待戰陳意是歡動之語○
蒙引云夫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何以見之如湯南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
西夷怨曰奚為后我孰有
敵之者又如武王之伐殷
也蓋紂之民自無有敵之
者故能以寡勝衆如此○又云不曰南面而征北國怨東面而征西國怨而必曰西夷北狄者大狄
在四遠之地要荒之外尚恐其我後則近者可知古人立言之法多類此

武王之伐云云行明云革車者以皮革裹車也以載輜重傳云執射執御稱曰虎賁○講述云革
車輜重之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虎賁乃一兩之長而總百人者也○革車書序作戎車註云兵
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亦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十人舉全數○趙註革車兵車也○孫子
作戰篇云革車千乘註云
以及縵其輪籠其轂而號
為革車虎賁揚明云虎賁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
猛也皆百夫長也○書立
政篇傳云執射御者曰虎
賁○圖史合攷曰虎賁宿
衛王宮者也虎士八百人
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
禁衛惟此而已○又周禮
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
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
之舍則守王閑士在國則
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
門○燃犀解云賁舊作奔
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
勇士有子孟賁攻奔為賁
集註千書序作百書序者
孔安國尚書也○通義金

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
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
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
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
者也此皆明
與師之義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音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輪也千書
序作百

王曰無喪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於是商人稽首地如肉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於
焉於
度反

仁山曰史記亦作千書序不可信

王曰無畏云云通義金仁

山目前章疑武成難信此章繼言武王伐殷疑武成所以懲戰國多殺之暴引湯武所以示後世弔民之仁二章不同同歸於救世而已○蒙引云崩不是崩墜只是垂而向下之意言其扣頭如獸角之下觸也○又云朱子謂武王不始湯者其所指固非一端然以此章觀之亦見得武王不如湯處在湯則曰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湯兵未至而民已先信其為救民伐罪之師而非敵百姓矣初不煩一詞之告諭而後民始安之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是多以信得湯過若武王則猶須云無畏寧爾也於是民始若服厥角稽首雖同歸於無敵然亦不無優劣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雲峯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之戰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

天下者其故何哉蓋征之為言以已之正而正入之不正者也如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于時百姓為暴君所虐苦不聊生方欲仁人以仁義之師來正已之國也故未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若時雨如商民之延頸以待周民之稽首以迎有不次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戰為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之事邀功及譽使上下均受其殃其罪真不容于死矣用入者可不以之為鑒也哉

章圖云右第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孟子曰梓云云姚承菴曰此章與君子引而不發意同全要學者妙悟于規矩之外○王前石曰規短迹也巧神也迹可傳神不可傳也在學者自力而已矣○煥犀解陳惠生云若言絃上有琴聲安在匣中何不鳴若謂聲在指頭上何

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南軒

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在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此章與君子引而不發意同全要學者妙悟于規矩之外○王前石曰規短迹也巧神也迹可傳神不可傳也在學者自力而已矣○煥犀解陳惠生云若言絃上有琴聲安在匣中何不鳴若謂聲在指頭上何

不于君指上所參得此語

可得此題之妙○圖解云

梓匠是木工輪輿是車工

○蒙州云梓匠輪輿梓人

蓋就山取木者故以木名

之匠人則制木使成器者

故以工名輪人車所重在

輪故別爲一工與入除輪

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

制

章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論施教之道而

爲勉進學者之辭

孟子曰舜之云云蒙引云

草蔬菜也故蔬菜之類字

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蔬

菜卽草之可食者也然以

其皆草也故此謂之草○衍

明云若將終身若固有一

句極重○袁了凡曰用一

個若字以狀其

心之常定常靜

果說文作

裸鳥果反

果說文作

裸鳥果反

果說文作

裸鳥果反

果說文作

裸鳥果反

卷四書大全卷之十四

六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大道篇桓公讀書

字匠氏各斲輪於堂下釋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

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習各

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

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孟子曰愛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也衣赭衣關三木暴肌膚受榜也

集註分定盡心上篇曰君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

窮居不損分定故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聖人輕視外物

之心

果說文作

飯食也糗乾音糗音也茹亦食也

衣也

朱子曰趙氏

韻從女從果

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

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

所性分

定故也

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

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乎窮而在下

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

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

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

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

孟子曰吾今云云辨斷湯
霍林曰親指父兄非自殺
之云云袁江云猶言假手
於人耳其實是已殺之也
所謂此往彼來問一人者
如此若殺人之親者其心
本非以自殺其親然其勢
必至於殺其親故孟子之
立言如此○揚明云非自
殺而致入殺之特一轉換
問耳○脉云一問耳猶俗
云隔一番手耳即假手於
人意○文林貫音云一問
如云只差一人的模樣○
開心云一問是言但不出
于已手耳實與自殺無異

遇而安不以物動也無預於己不以已墮物也
朱氏公遷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
將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蔬飲水樂
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
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
耳
此言有所感而發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而感發也一問者我
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
此章自施之者言故其立法也嚴峻

孟子曰古之云云揚明云
古指先古說關是道路之
關○王維山云古人立法
要以爲民今人借出人之
做以恣漁獵之貪托防禦
之所以遂箕歛之欲而立
關之本意失矣此古今之
別
今之爲云云燃犀云今指
戰國時爲暴以征稅言

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南軒張氏曰
天有顯道厥
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
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
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
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
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此章傷當時橫征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新安陳氏曰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
征稅出入譏異言以譏爲主今以征爲主而已
○

集註收大半云云前漢高

帝紀云今漢有天下大半
章昭註曰凡數三分有二
為大半者三分為小半
文王之圖云云梁惠王下
篇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
圖方七十里有諸子無子對
曰於禮有之云云曰文王
之圖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
為小亦宜乎臣始至於
境聞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
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院
於國中云云

章圖云右第八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歎時政之弊

孟子曰身不云云講述云道字
能行于妻子令不行也○脉云此章重一道字道通不己行於身而人觀法於人而人信從者
也云云○蒙引云兩言妻
子者非專為妻子也言妻
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
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人
乎○王觀濤曰不以道是
我使之者不合理如投以
不怨之謂使則難保其必
行故加一能字若道則人
所固有他自然能觀感而
興起不消說個不能○陸
聚岡拙講云此重一道字
言妻子至近且不可化不
可令况他人乎

章圖云不第九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即教入使衆之
道而推其本

教頭四書大全卷之二十四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

斂力驗為暴也文王之圖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圖為

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

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

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

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

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

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

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

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

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

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

於妻子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此章見人倫之道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

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朱子曰身若

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懼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

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

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入一

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

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

文選曰書人卷之二十四

九

子學子曰周云云揚明云周是積之厚○脉云全重周字周是伴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二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拙講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邪世也周字有識到守到氣到之意○蒙引云周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苟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攝王公壘之之倒執手板是也○又云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就應用而言也如齊武子當成公之時遽伯玉當衛靈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壁在泥塗終不受黧汗也○燃犀解云邪世與亂世不同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若譽德以為正身本又曰積德有餘則不變於俗而理亂皆正

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不能殺考免於死

○學子曰學利者凶年不能殺學德者邪世不能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

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

子學子曰好名之云云蒙引云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何內○燃犀解張侗初云人有失千金之璧而色不變者其有貴于千金之璧者何則其不受所蔽于物者是丑之直寶也巳好名之人受所蔽于人先已喪其家寶故簞食亂其心而色動○存疑云能讓于乘之國者矯情以于譽也簞食豆羹見於色者矯飾不及不覺真情之敗露也○辨斷丘毛伯云此章有依傳註者則謂人為名所牽制便讓大利無難色而其心定非能輕富貴故不覺于至小之處述見其真情也有

借以為喻而引起耳輕重之名此章為欺世之名而發

○學子曰好名之人能讓于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于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宋子曰讓于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于乘之國耶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

借以為喻而引起耳輕重之名此章為欺世之名而發

○學子曰好名之人能讓于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文選曰書大卷之二十一

依大文者則謂人而好名縱無真心却亦有顧惜名譽之心故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守名之人則貪汚取利而無所顧忌雖簞食言義不免見于色也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云云○文林貫旨云苟字作若字者○通義金仁山曰其人其字重讀見其所安之實本論語察其所安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辭受取與而致觀入之道

子思子曰不信云云煥犀云不信是不信其真有益於國仁賢是有德之資○蒙引云仁賢還作兩人者如後傑賢能之類若禮義政事則在所不分○脉云仁賢是國之本禮義由仁賢而出政事由仁賢而修也信是推心委任不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庸者之平無耳故云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文林貫旨云信是親信而用的意思

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金止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

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水大皆出於真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空虛言若無入然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

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之皆不以其

道矣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奸宄有所懼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

無禮義云云蒙引云禮義者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理也

定民志衍明云定民志謂各安其分也

無政事云云蒙引云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節也

生之無道云云大學傳一章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為治之大節

孟子曰不仁云云行明云有之矣是疑詞未之有也是決詞○通義金仁山曰孟子以前未有不仁得天下之事但夷齊寒泥本身即已誅滅孟子以後固多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小但一再傳失之然子孫誅滅殆無遺類不止於猶不得而已孟子之言未嘗不驗也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則不仁之人而以其才能事業言又曰小人或有竊國之能必無王天下之理

孟子曰民爲云云蒙引云當時諸侯皆以南面之貴自驕而視民如草芥故孟子抑彼伸此而爲言○文林傳云輕是輕於社稷

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爲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爲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爲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自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

可以得丘民之心須看盜字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

天下者有矣秦階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不仁

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

深味不可執離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

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

亂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

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

孟子之旨矣○雲峯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此章爲不恤其民者而發

文皇貞曰書卷之三十一

十一

社土神云云圖史合
攷曰行義補社所以祭五
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
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
無以見生之効故祭社
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
養人故也立壇壇蒙引云
壇墪猶言壇場墪墪也墪
除地也亦場也築起者為
壇國以民為云云書經夏
書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
可下民惟邦天本固邦寧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墪以水反又維李反以祀之周
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
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
壇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謂壇及也白虎
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
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以黃土○周
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
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
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
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去民而
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問
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宋子曰以理
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

是故得云云脈云得丘民
者得其歸心心既歸往可
以得天下而為天子○存
疑云得乎天子亦可為天
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之
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
居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與
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
可見此曰得乎天子而為
諸侯則是未得乎丘民者
也○文林貫音云得是得
其心之歸也丘民云云
徵云司馬法云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二
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
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更
也置止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
為大夫

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
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
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
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也置止也

犧牲既成云云行明云純

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

膾之意黍稷曰黍在器曰

盛○蒙引云犧牲既成謂

牲牲肥膾者也○黍稷之

在器中曰黍成或曰盛具

也○燃犀解云恐壇壝不

為禮之所禱則置他所非

變神也八蜡不通蜡章

圖云年終臘祭各○廣雅

云夏日清祀殷曰嘉平周

曰大禘秦曰臘通作蜡○

陳皓云蜡祭八神先畜一

司畜二農三郵表臘四貓

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

蠃也○章圖吳伯章曰

天子太蜡所祭有八神一

先畜謂神農二司畜謂后

稷三農語田畯四郵表臘謂田畯所以極糴百姓於井間之處蓋田夫也五貓以其能食田鼠六

虎以其能食田豕七坊謂坊所以止水者八水庸謂溝所以通水者以其有功於農故並祭之釋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黍稷既熟祭社以時然大旱地乾旱則變置

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民禦災捍音患

則毀其壇壝而更平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不

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

也蜡之祭也主先音畜而祭也祭百種以報音膏也饗農音及郵音九表臘音及郵表臘

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溝也坊以止水以其有功於農而祭之八蜡以詔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雲峯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入也變置是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肆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郵陽朱氏曰此章明君民社稷輕重之等

孟子曰聖人云云文林貫
育云是字指百世之師說
凡定德之流於後世者
夫是至愚而無分及的人
廉是清勁而不苟取的儒
夫是至柔而無德的人

後註見前篇出萬章下篇

君以可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
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
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
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
也非聖人而能有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形句反

前篇宋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清和德行及人之效

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
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
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
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
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
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眾
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
之薑桂太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
田夫販婦太寒太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
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
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
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太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
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
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
而得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
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

孟子曰仁也云云揚明云
仁是生生之理人指人生
之身○脈云此章釋道之
義者一入字所謂道不
遠入也仁也者人也與形
色天性也一般仁者生生
之理即人之所以為人者
也降衷之初此理完具原
相合而不相離人而離仁
則道不可見故合而言之
便是道也合者不相離之
謂

外國本云云蒙引云
愚按外國本之說理味俱
短而朱子乃謂如此則理
極分明何耶蓋惟曰仁也
者人也即繼之曰合而言
之道也此所以為孟子議
論也若兼義者宜也云云
合而言之道也則有何意
味

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
達則澤及常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
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
不及之○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
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
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

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

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宋子曰此仁字不是別

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說合
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各以其仁也言仁

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
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
如中庸仁者人也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
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
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
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
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
仁也通考宋氏公遷曰人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
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之理言子思
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
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
也中庸脩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
各義言親親為大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
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仁為吾身天理而然仁即為性之道

子曰孔子云云蒙引云去父母國之道及去他國之道也一句是子子釋之之詞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去就之義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云孟子

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為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自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乎出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為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濡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固道之所存也

賢○講述云厄於陳蔡是絕糧時事無上下之交只是君臣不知待賢之禮○蒙引云絕糧者亦止是無上下之交而怀資不足無從得糧耳○燃犀解云君子所賴以行道者全在君臣上下之交耳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推原孔子當厄之故

貉稽曰云云圖解云大即

甚也有分辨曰理好反無小則矣加警議是謂不理于口○蒙引云理賴也不入所壞則不足賴矣若賴得他則不為所壞矣不理之意當如此者○脉云此章言士貴自脩云云○合家云有分辨曰理無分別矣加警毀是謂不理於口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訛所反理賴也今按漢

書無裡音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能勇也其畫無裡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無聊也許慎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眾口所訛也

子曰無云云文林肯云云無傷如言無害一般○蒙引云言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則稽之不理於口猶迷害也然出一大字亦可見稽之迷為士也此士字指文王孔子之流舉也○袁了凡曰按慎正當從心言士為人所憎惡故於此多口若作增益之增則以下多字重疊矣
詩曰憂心云云存疑云兩引詩是實警大不理於口之言尹氏註人顧自處如何是補其意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

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于此多口如語之屢

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

蒲昧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

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

集註肆發語辭章圖曰詩傳曰肆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毀言無損之實又曰疑義

可以當之

如見毀於叔孫是也肆發語辭南軒張氏曰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

如見囚於姜里是也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

如何盡

其在我者而已

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愠怒况今能絕眾口之訕

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眾口所訕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訕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為眾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孟子曰賢者云云蒙引云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在公君則人字兼君民在
人臣則人字兼君民○講
述云兩箇使字重看上使
字以身帥言是化之也則
不令而行下使字以命令
言是驅之也則雖令不從
○存疑云此指當時之治
久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
凡有治入之責者皆然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歎當時君道
之衰

孟子謂高子云云辨斷張
兩若曰介然是分別之意
非倏然也山徑人足罕到豈能倏而成路還是說成之之難惟成甚難而塞甚易方有警揚人意
○文林貫旨云今茅塞字影私欲說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明本心當
加存養之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與暗同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

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慶源輔氏曰以已昭

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也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者求
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
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
况他人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此章見心之當養

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禮義

之心不可少有間去徒阮也趙氏曰高子齊人嘗

術○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
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
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
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
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
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爲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
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
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卽成大路少頃無人行

尚子曰禹云云脉云聲也
指衆樂

孟子三何云云燃犀解云
謂何所據而言○蒙引云
何以言之孟子窮其立言
之意也乃只日以追蠡而
已可見其胸中全無所見

集註追鐘紐也云云代醉

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
樂以聲言未辨其為何樂
而豐氏獨以鍾解之今考

追蠡追字都回切音推追
琢其音蓋取彫琢之義而
字書以為治玉也周禮有
追師掌銜筭銜筭皆玉飾

在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
曰母追音牟堆注謂追猶
堆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
為推而追槌同義楊子所謂
槌提仁義是也通觀字書並
無以追為鍾紐者豐氏特據
考工記之旋旋虫謂之幹又
因蠡虫遂附會以為鍾紐即
周禮之旋虫穿蠡甚矣細詳
其義當為

傳為其不疾撥蠡是也一蠡
啟切音禮說文玉蠡木中是
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啓切為
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
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
欲絕有如蠡蠡之形蓋追者
槌也蠡者其形似也

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
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
有遠近之故故宜孟子以
城門之軌明之○圖史合
攷曰洞天清錄云趙岐以
追為鐘紐於義未安畫家
滿粉令隆起謂之追粉所
謂追蠡益古銅器歎文追
起者漫滅也趙氏釋蠡為
絕亦非絕益剝蝕也今人
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
為蠡

直註云禹之鐘紐如蟲蠹
而欲絕此必愛慕其音而
用之者多故至于此若文
王之樂則不然即見他不及
于禹處

曰是奚云云圖解云是字
指追蠡美定言何足以定

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亦有間斷於欲便生而
塞天理之路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因微戒學者而
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故其良心
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惰者不能自強愆者不能自
克此其所以為衆人也

尚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豐氏曰追鐘紐女九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

考工記鐘縣平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
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蟲形以飾
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
熊及盤龍獸各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
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蠹而欲絕蓋用之者
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與途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

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

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

禹樂之優也○通義吳氏
程曰按車制每車駕二馬
驂二馬城門不能容四馬
故常脫駮

註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論禹與文
王之樂又曰疑義

齊饑云云圖解云以字作
望字看○通義曰為去聲
○文林貫古云是疑詞

積七十二尺則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
此涂十二步也

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為鐘歷年久之譬言禹在文王前

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

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

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賣反較也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

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魯矣死不可復

復拱
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王

此又饑陳臻同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

言恐其不可也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主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

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令及再飢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

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王者矣之

孟子曰是云云豚云是字

指勸王發棠曰為馮婦見

不為君子也此句且虛以

下詳馮婦之事方見不知

正意善士淺看只去其魚

力之習攘臂下車描寫他

雄心復露之態悅瞻影國

人咲只見得義不可為衆

人意輕為生意重○圖解

云趨迎有求助意輸國人

望勸發棠○袁了凡剛正

云欲以卒為善士則之作

句下為王者大之不止與

上則之相應亦有理○韻

會云前漢鄒陽傳攘袂猶

令人言稱臂孟子馮婦攘

臂下車云云○直解云以

左手把捉右臂曰攘臂皆

描寫雄心復露之態

衆皆悅之云云宜照解云

者笑其不知止之只負隅之虎不可櫻如齊王之苛政猛虎豈復櫻其手其間○又云笑之者舉首為善一朝棄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出處去就之義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

依也山曲曰嶠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

齊主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主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云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飢仁也知時不可

孟子曰口之云云存疑云

此性即食色性也之性蓋氣稟之性也命兼理義以氣言則貪賤不能如其願以理言則富貴不能過其則是皆所謂命也不謂性是以理御氣以理制欲也

○蒙引云孟子雖不言氣節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只是性善都是使此抑彼耳○文林貫青云君子是至命的人不謂惟是安命的意思○杜靜菴筆記云命字專主理言註中不能皆如其願五句見得富貴之分亦是限於命者或作貪賤以氣言富貴以理言者非是

言而不言知也○宋氏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

事之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與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仁又按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膳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其用心之忠且厚也

此皆見聖賢見幾之智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節然有分去聲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

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

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

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
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
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
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
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

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

有命也

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示之於理

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劫恣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下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

仁之於云云入林貫音云義以敬之理言禮以恭之理言言得以為之理言賢字包不賢在內聖人以神化之理言命即道心這性字以理之足於己者言○蒙引云兩箇性字不同兩箇命字亦不同上性字以氣言下性字以理言上命字以氣稟與所值言○又云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兼所值○又云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善之性是性善之性○存疑云仁義禮智大道在人有至有不至乃氣之所稟有清濁厚薄是命也然人性本善而氣不能圓之故曰有性焉君子必當從事於學去其氣稟之偏以求其善不可盡諉之命也命依小註當兼所稟所遇說方盡所遇如舜之瞽瞍是也但木註不及蓋就其重者言耳

又曰性自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教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正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久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

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

朱子曰橫渠有云

仲尼是非命邪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

集註程子曰云云厚薄云

云金仁山曰五者之命程叔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

矣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

濁發於所知厚薄本於所

值自其清者言則仁之

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

也盡禮之於賓主也節智

之於賢否也自能辨聖人

之於天道也自不期而

合自其濁者言則於父

子而仁有所窒於君臣而

義有不明於賓主而禮有

未合於賢否而智有所昏

於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

自然胸合此命之清濁也

自其厚者言之則為父而

得其子之孝為子而得其

父之慈為君而得其臣之

忠為臣而得其君之遇賓

主之相敬賢者之相知聖

人而必得位得各得祿得

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

而君慈而君侯見弱於齊

於此遂不知夫子

此當作兩般看

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

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

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

道也無不胸

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

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

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

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

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

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

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

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

值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

所感之有應有不應復其

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

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

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

於賢賤則仁或不得於父

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

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

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

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

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

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

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

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

值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

所感之有應有不應復其

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

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

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

於賢賤則仁或不得於父

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

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

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

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

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

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

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

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其

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

清濁美惡氣

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

氣數之有異也

愚忠

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

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

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

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

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

反又致力故孟子各就其

重處言之

前重在命以伸此而抑彼

也抑彼而伸此

張子所

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

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子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見性命相

養而有以理御氣之功又

言有命之命以理義言命也之命以氣稟言有性之性專以理言

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火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說之性而休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於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左圓無欠缺處○曰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定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曰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始行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

要逼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入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忝忝又不格姪○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曰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爲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爲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

浩生不言云云講述云通
章以善字為主信即善之
實美即善之全大即善之
發聖即善之化神即聖也

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曰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
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
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
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
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
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
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
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
做工夫不可專委
之天而道心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也
此章見為學者當造其極意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其為

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朱子曰可欲是

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
入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
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
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寶藥材
然後脩製以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
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

曰可欲云云揚明云可欲
蓋善乃性中秉彝自有可
嗜之真所謂懿德也○蒙
引云可欲從傍人說謂他
人見其可欲也
集註其為人云云姚承
庵疑問曰可欲之謂善註
解其為入也可欲而不可
惡則可謂善人矣覺未是
言吾性中本有可欲者在
吾心只有可欲一念更無
邪惡之念渾染於其間如
敬修可願一般是之謂善

有諸已云云蒙引云有諸已者善實有諸已而非若存若亡也信即實也○燃犀解云信即善之無虛假處如惡云云大學傳章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云云志仁無惡論語里仁篇云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充實云云行明云充實之二字平說非充之以至于實○脉云充實根有諸已來言實有是善於行不已至於充滿而精實不浮虛靈疑粹不見瑕疵曰美充實二字勿平說○存疑云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

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足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若以為已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托之意也○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

於身之謂信宋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宋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慶源輔氏曰有諸已則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

充實而有云云 千百年眼

云以瓦鏤積之雖如丘山無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即有小光輝大積即有大光輝今善則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講述云光輝根充實來充實是和順積中羨在其

中光輝是英華發外暢四肢發事業大兼內外下說羨以內言大以外言即是光輝未是
大而化之云云 燃犀云化者化其大之迹也定返于虛光返于暗若冰之融于且而金之融于火也聖人以全體至極言勿用生安字○蒙引云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存疑云化字都是就形迹言故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

左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積成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朱子曰美

能充於內而巳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巳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瞻面益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方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度

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可見之迹則不

思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曰

之只是理與已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朱子曰大而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

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復於勉强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

及矣

集註不思不勉云云八字

中庸二十章又非人力之所云云梁惠王下篇行止非人所能為在熟之云云

六字出告子下篇

聖而不可云云蒙孔云聖而不
可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又云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所謂不顯之德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其妙矣○千百年眼
云聖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者言之也以聖不足以盡之故更著神字而神
不至聖外畢竟如聖一等即夷尹孔子可証孔子曰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人之上固自有一等神人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子亦不該言四下下的名目矣

化之是反反之之聖○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爲聖之與至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勉思之

而不可也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純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云云燃犀云是說正子爲善信中人非謂善有餘而信不足○直解云在善信二者之中至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限勞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又云二之中中字只是言爲善信中人對下字說原無深意賸菴把中字看得太泥引從於子敖而謂其有諸已者有未實故特說每云樂正子善有餘而信不足故曰在二者中間信如此說則正子是半善半信乎自是未安觀字孟子明白許其爲善人也信人也何曾有不足意若其不足意則只說其爲善人足矣何又說其爲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而不可也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純於此者也

文選卷之三十一

信人高明者諒之○薛方
山曰余過經謁孟子廟見
西向配享者惟樂正子一
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
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
四科集註從於子致見離
騷上篇志仁無惡見論語
里仁爲美顏子好學同雍也
篇有顏回者好學其然公
孫丑上篇云具體而微師
聖人之止蒙引云此止字
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意
蓋小註所謂結暴之意南
軒王第一條程子王第二
條

卷之三十四

二十九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問樂正子以善各矣而以爾愛從子教先館舍
後長者何也宋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其餘於
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
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
從子教之事當如惡
惡臭而自不嚮適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
下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
同仁矣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論樂正子志仁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
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慶
源
輔氏曰張子并顏子言○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
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

居之安資云云離婁下篇
子孟子曰君子淡遊之以適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淡
云云馴致易地卦初六象
日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本
義云馴順習也○綱目第
十集覽曰馴松倫反以漸
而致曰馴致上下一理云
蒙引云上下二理謂自可
欲之善充至於聖神之境
至善之域也地有不同理
無二致所謂夫道一而已
矣人性皆善也擴充公孫
丑上擴而充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
而推言人品之高下

文獻通考卷之六

三十

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淡而美且大可
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
不受變於俗者鮮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
不得自然趨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
善而若存若亡則爲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
新安陳氏曰此條
重在有諸已之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
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慶源輔氏曰尹氏上下二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
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尹
氏上下二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
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

孟子曰逃云云微言云兩

逃字最有意味逃正是悟
機○蒙引云受是儒者受
之不兼楊之受墨也○文
林貫肯云斯受即至獲取
新的意思

非粗淺神非高處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
爾○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
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
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
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已勉勉
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此性之之聖有生熟之
不同豈有不能
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

今之與楊云云圖解云今謂當世小儒也辨是各其已往之失○存疑云今之與楊墨辨正與歸
斯受今相反言今之儒者楊墨既來歸而乃與爭辨也爭辨者追各其既往之失

○通義吳氏程曰笠音立
闡牢也或從草誤○何去
春餘冬序錄云今與楊墨
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
又從招之笠蓋香自止之
類異各豚之所甘既放之
得所又乃之非善治邪說
者也今注以笠為欄也非
招胃也韻會霽勾說又胃
綱也一日縮也今作胃或
作羅亦省作縮○通義吳
氏程曰胃音賦又去聲胃
也屬去足通義吳氏程曰
羈合作羈係也距之章圖
云距與拒通用仁之至義
三云見于前禮記之語

之新也宋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
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
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
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
愛之泛也及者猶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笠蘭也招胃也羈其足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

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

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

免災故寶之○脉云此章見人君賞與所寶二寶字有寶愛珍重之意易曰人君之大寶曰位土地所以載此位者人民所以守此位者政事所以治此位者故為三寶寶珠玉則必輕政事無所以鞏固其土地則國壞國壞則身壞故曰殃必及身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治國之大節

益成括云云燃犀云是初仕時○又云此戒天下之恃才者才出于氣而有限道涵于性而無窮才本自小道本大然才不害事也有之則為害矣况所有又小有才乎故足以殺身○又云才是權謀術數之類有之則為害○行明大道廣說○文林貫肯云大道是仁義忠信之道○圖史合攷曰說此建本蓋無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慮君嘗謂之曰今工者入而巧色者老

而衰今人不及壯之貴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平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皆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益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賢知人之明又曰由也不得其死是孔子知人之明死矣益成括是孟子知人之明

孟子之滕云云圖解云之滕非為齊出甲時○又云館人守館之人集註上官別官云云通義吳氏程曰別官即離宮舊說上宮樓也或云地名

或問之曰云云燃犀云或又是下人非失屨人○圖解云從者指群弟子○曰子以是云云蒙引云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是指從者來字竊意與下文來者

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

○益成括任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各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

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猶信也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

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顧義理而惟才足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僥倖不信矣

○亭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各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此章見君子之樂與人

不拒及託中苟向道而來

之來字皆同蓋不為竊履

三十三

來則是以向道之心而來矣○蒙引云往者是何向

之不善也來者是今日向善而來也不是說後日之

不善故註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講述云館

人即上官王人或人非館人子以為竊履來存疑以

為來勝蒙引以為來學今依存疑說○宜照解云或

人此論雖未釋竊履之疑然設料數語分明天地無

不容氣象蓋以聖賢之心發於庸衆之口故記之

集註門人取其云云通義吳氏程曰門人說見滕不

公首章按朱子晚年以此書為子思子自著則此等處蓋未及更定耳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與慶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

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

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

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

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

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音扶予而以為孟子自

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賢設教之心

孟子曰人皆云云摘訓云

所不忍不為是一端之仁

義達之於所忍所為則曲

能有誠為全體之仁義矣

○通義金仁山曰所不忍

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所

不為下文無穿窬之心也

達之於其所忍猶云以其

所忍猶云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也所為如下受爾

洪以言不言銘之皆其類也實語惻隱羞惡云云告

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

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

重矣惟以為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

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

逮於當時纖履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

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

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

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

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迷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格亾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忍言行無不得以事言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正達慮惠也。淡故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速則不達

人能克云云行明云達與

克有別克者克滿於此也達者足此而通於彼之克得盡然後謂之達。○脉云無害入即有所不忍無穿容即有所不為特點出心字說入本體上

達不離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南軒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彝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

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窬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流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

人能克無受云云。文林貫

肯云受爾汝之實是亦穿窬之類。○微言徐岩泉曰。克無受爾汝之實。不自心而曰實。蓋無穿窬之心。猶屬畏人知一邊。而無受爾汝之實。是本心有所羞愧。更無一毫虛假所以為實。云云。○又王觀濤曰。無所往而不為義。就是義不可勝用意。○蒙引云。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通義金仁山曰。按朱子自謂註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當從朱子語錄之說。夫爾汝者。人所輕賤之名也。受人輕賤之名。我固耻之。

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克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無受爾汝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

但能反身而克其無受輕賤之實則其所為者無往而不為義也則為字訓作為之為

士未可以言云云文林貫旨云士只是平常的○行明云飾皆是在心上不光明纔不光明便是不義故曰穿窬之類○存疑云以言飾之者為詭言以探人意思也以不言飾之者故意不言以探人意思也○講述云以言飾人者寓奸黠于便使以不言飾人者匿機巧于隱默皆心術狡詐使人不測是亦穿窬之類也○蒙引云上字指在我飾之之字指在人○此以王言論語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味之類一字此正註中所謂特舉以見例者也

集註 飾探取之也云云圖史合攷曰西溪叢語趙岐注飾訓取孫奭音義曰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飾字按方言有飾字郭註云音忝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益傳寫誤也說文以忝為重厲乃音織廣韻飾字兼有忝織二音玉篇食字部有飾字部有飾字註音遠兼反古飾字又廣韻飾音黏餒麥粥也狀則字書非無此字飾於字子言飾之義不合耳獨廣韻去聲飾音他反取也其文義正與孟子合孫奭曰本亦作飾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

之實○看來實字對各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也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言論語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味之類一字此正註中所謂

不言飾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飾音

飾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飾即此意也便

未可以言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

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

其無穿窬之心也

朱子曰飾是鈞致之意如本不必

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飾之也不直心而

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

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教人擴克仁義之心

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下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緒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仁毫末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詔為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為容者乎以是為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主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土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採取於人則是亦穿

卷四書大全 子學第十四

三十七

喻之類故集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雲峰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為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一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能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踈而貌親在小人

卷四書大全 子學第十四

三十七

孟子曰言云云蒙引云言

近而指遠求之經傳如有
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滄兮
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夫人自侮而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其理皆見於言外
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也則士窮見節義世亂
誠忠臣之理皆見於言外
矣又如日麗不飢飢哉飢
哉則舉一器而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矣又如顏淵之
論御馬輪扁之論斲輪皆
即目前近事而發無限理
趣又如云洒掃應對上便
可至精義入神道理會點
言浴汎風雲之樂便有萬
物各得其所氣象此類甚多皆非工於言者所能到也○圖解云不下帶極形容其至近○燃犀
解云言即言道之言近是切近指是言中含蓄的首趣施只是守中溢出的精神玩施字只舉而
措之勿大着九○杜靜菴筆記云君子之言也何雖是申明言道之善其實重在君子二字上

孟子曰言云云

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察玩通考
宋氏公遷曰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
章末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
入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
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
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衿音却

帶則憂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

傾則好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

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宋子曰

就言近

君子之守云云燃犀云守

其不下帶之道不泛用其
精神○文林貫肯云脩其
身是誠意正心以自脩其
身天下平是明明德於天
下人人各修其身的意思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

約也不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在

身中事在目前者理而至理初不外是也修身面天

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

天下平皆其所推取○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

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

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云云 衍明云人病之

二字作何 ○燃犀云人病
今人通病已田指身人田
指天下 ○存疑云所求於
人者重專欲治人也所以
自任者輕略於自治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二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之
言行

孟子曰堯舜云云圖解云
性者與性之不同之指道
言者指人言堯舜乃是天
性渾全的聖人 ○衍明云
性者與性之俱是一意但
之字以道言者字以人言
○直解云之字以道言此
章者字以人言 ○合象云
前日身之此曰反之乃反之之功也

孟子四書大全 卷之十四

人病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舍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

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 ○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汗鳥故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

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

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

行性也朱子曰呂氏說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

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

則一也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

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畧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通直朱氏公遷曰此以德

集註性者得全云云通義
程氏復心曰此言生知者
也氣稟清明故其所得天
理無所污壞既無污壞則
自然不假脩為此乃聖人
之極致也良之皆脩云云
又云此言學知者其初氣
稟不能無蔽必賴人力脩
為克去其偏而復其全則
與聖人無異矣

動容周旋云云圖解云動容舉一身而言所該者廣周旋即動容中之細微曲折言哭死而哀云云蒙引云蓋人之哭死而哀多是非為生者非死若便是不誠○圖解云非用情於生者而推愛于死者乃其天性之慈自然為死而與哀也○蒙引云經德常行也常行一循乎直道正理而無所回曲非欲以求聞於人而干祿利也○游立軒說筌云此下二節是因言堯舜湯武而泛言性者之德反之之事非專就四聖言也○焦漪園曰聖人言語自然可行非預期可行而後為此言也正即正助已之正

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問信言語以正行莫

君子行法云云揚明云君子泛指反之者法即日用動靜所謂心矩身律也○蒙引云法正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又云命字兼吉凶禍福君子之行必盡其在我者而已

集註董子所謂云云前漢書董仲舒賢良策文也○通義金仁山曰董子董仲舒前漢書有傳答江都易王曰仁人者云云程子始表出之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為處事之要

無害不朱子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特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二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朝聞云云論語里仁篇朝聞道夕死可矣

章圖云右第三十三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之中而以其人品言命以氣言

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惟

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冬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其意相類

呂氏曰法由此

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

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

孟子曰說大人云云圖解

云說是遊說太人以位言藐是輕其富貴非輕大人○發明云藐者藐其巍巍乃輕富貴非輕大人○存疑云君子畏大人孟子亦曰齊人莫如我敬王此曰說大人則藐之者自說時言也然非其中有以自守則祇見夫崇高富貴之為事其不動心而畏懼者寡矣曰在我者皆古之制可見有以自守矣

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恥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尹氏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惜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

堂高云云圖解云八尺曰
板○揚明云七尺曰板○
文林貫音云得志是居尊
貴的位下做此○揚明云
般樂是盤旋而樂田者火
川神而爲防以取禽獸猶
是總名○衍明云古之制
制字卽行法法字要之
不居仁由義○蒙引云皆
一字所該固廣

集註榱桶也題云云蒙引
云榱桶也題頭也榱有數
尺之長桶頭安得有數尺
之大曰此頭字乃桶之名
數也如云桶一頭二頭卽
桶數也柱之頭尚無數尺
者况桶之頭乎○圖史合
攷云榱榱也秦謂之榱周
謂之榱齊謂之桶○爾雅
云桶謂之榱洪武正韻曰
榱榱頭也以玉飾曰璇題
一曰壁璫

人把太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
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
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太人之心乃是真能
畏太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
子藐太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
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
入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
所懼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
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太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
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爲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
所懼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
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騁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

榱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

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

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南軒張氏

曰藐讀如眇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
小其所被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
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
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
淡則見誘之小後之爲王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
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

章圖云右第三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富貴之勢而見君子之操守

孟子曰養心云云存疑云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之所不能無豈能斷絕得要

有節耳多欲是無節寡欲是有節多欲則心逐於欲而不在于軀殼之內故曰雖有存焉者寡寡欲則此心不在於欲常存軀殼之內故曰雖有不存者寡矣

○養心則養性在其中矣○袁了凡刪正曰寡字要看得好不是說去了七八分留一二三分為寡一明之門纖塵若翳全神皆迷豈容留得一分寡欲對無欲看本欲蕩滌淨釋而未罷無微且從寡上做工夫欲動于心即以道制漸漸輕省徒消舊障莫深新塵欲起即覺覺之即除未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

寡者有節而不至於流耳未能無意也在聖人則循其所當然而心略不為之動也非絕去聲色臭味而不與之接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理欲相勝之機

孟子曰養心云云

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慶源韓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

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入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

事貪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那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分雜了只減少便漸不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亦有不

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

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只受一大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入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下心而攻之者眾聲色

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於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主則用力難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都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泯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與饑者其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為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為害四字。○董氏夔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

曾皙嘗云云人物考云曾點字皙參之父蓋狂者也○陳錫玄名物考曰堉雅云按爾雅東豎象郭璞注今江東呼犬而銳上者為壺東豎猶狐也子細腰者為輓輓東又有狗牙雞心一角獼猴牛尾實小而圓紫黑色者曰羊棗

公孫丑問曰云云講述云講名不諱姓是借言以喻同獨之意存疑謂親之姓名本是蓋親名何徒言諱親姓即已姓也只泛說為當○季彭山曰諱名不諱姓從父沒後言蓋古者死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諱易名于是乎有諱亦不忌也

同獨之意存疑謂親之姓名本是蓋親名何徒言諱親姓即已姓也只泛說為當○季彭山曰諱名不諱姓從父沒後言蓋古者死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諱易名于是乎有諱亦不忌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見大賢孝之二節

萬章問曰云云揚明云初是過高脫略之初心不忘不改也○脉云一說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毀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袁了凡曰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毀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

集註此語與云云見公冶長篇

道也。寡欲者養心之道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心者性之邪。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

曾皙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曾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 彘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之夜 彘 隻肉也 勿軒熊氏曰須看 不忍字重 毋及而杯圈不膾炙諱名不食羊棗 補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桐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順親志於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吾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蓋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

集註此語與云云見公冶長篇

孟子曰孔子云云蒙引云

其次專指在者答萬章問

集說據論語見子路篇

曰志大謂狂也於事謂簡也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入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在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乎狂者進取

其次也猴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猴作狷有所不為者

知恥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

下孟子言也其次謂狂者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各字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旬莊子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反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於自反子貢趨而進曰

敢問云云淺說云敢問曾

國之士何者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云云琴字孔子門

人衛人一字子開事見左

傳昭公問宗魯死將往弔

之仲尼止之○代醉編七

云論語琴張左傳亦有琴

張王應麟曰論語注謂子

張善鼓琴可後一失

牧皮人物考曰牧皮黃帝

臣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

琴張曾皙為友

夫季孫叔也事見論語出
先進篇細語衙門而歌陳
皓云若衙門而歌則非禮
矣其亦狂之一端欤記者
譏曾點之廢禮也

曰其志云云圖解云古之

人是形容其前無古人意
非止企慕古人○講述云
夷平也承古之人來緣他
證得或高了且以日用常
行道理平平考之其行亦
未如其言也○申瑞泉臨

洲云夷考者以其動輒稱
古人之言與其作為處比
並看則不能掩覆其言也
○千百年眼云夷平也夷
考其行謂考其平日之行
也時解以行不掩謂是行

不處言大不濟事不掩是
陳陳朗朗底模樣此正見
他簡處據其意不可一世
宜其飾智以蔽愚及平考
其行沒此遮掩以自蓋是
一言一行便可想狂者之
胸次便走入道基址勿作
不掩言○然犀解云夷正也
將其言與行並此只一味
率直○蒙引云至夷考其
行則又不能如其言

此所以謂之狂

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言也知禮意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

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
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

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
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

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嗶嗶然曾点之人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卷也 嗶火交反

嗶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
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
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
敷救也言平考其行則不
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
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
程故也平考其行不掩言
簡故也

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
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
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
氏曰曾

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
其不屑於事為其志直欲
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
所謂嗶嗶然曰古之人古
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
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
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
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
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
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
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云云 燃犀云得是
多得○蒙引云此又承上
文言云云比之狂者又其
次也○謙述云是又其次
是又中道之次也一說上
言不可必得故思其次是
次于狂者但狂者資品難
於高下究竟有成又是似
不可為狂之次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辱不潔之王而與之是狂也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狂者之意狂有志者
也。獨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宋子曰狂者知之過。獨者行之過。○南軒張
氏曰中庸云知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
其獨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慶源輔氏
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獨者是合
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
數多。獨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
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
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獨也。新安陳

孔子曰過云云 文林貫直云門是牆外的大門室是堂室○李文山傳翼曰孔子曰四句是孟子
述孔子言字孟子因說孔子所以取在獨者如此直說其所濼絕者則惟鄉原之善乎道者也故萬
章承問曰何如斯可謂之
鄉原若既足萬章述言何
文多添一曰字即此又一
見更詳之○袁子凡曰孔
子曰一段詳上下文氣似
孟子所引自論在獨而及
鄉原也註以為萬章所引
亦從之○蒙引云狂獨之
外又有此一等人也○鄉
原二字鄉有意思○在者
知之過而行不及猶者行
之過而知不及鄉原心有
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
德之賊即中道也

氏曰以不善為不
潔而不屑為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用字皆讀作

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愿慤以敦此其

皆化而條悻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
功也○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
直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
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

就為幸，淡惡而痛絕之也。以上釋萬章又引孔子

之言而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

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原，且曰：鄉人無知

其所謂，原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爲原

則亦非真

原者也

曰：何以是嘍嘍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

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關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曰何以是云云，踽踽涼涼，
煖岸解云：踽踽是立也，嚴
涼涼是待人踈薄。
生斯世也云云，又云此是
孟子度鄉原之意而代之
言非鄉原實有是言也。
又云善是要入許其長厚
○存疑云：生斯世也為斯
世也，言不可與人異也，此
便同流合汙處。

集註 闈如云云，韻會 闈韻
說文 闈，豎也，宮中闈，闈，閉
門者，廣韻，男無勢，精閉者，
今謂之官人，或作奄，周禮
奄人。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嘍嘍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

事必稱古人邪？俗作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

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

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

鄉原，闈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

之言，闈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淡自閉藏以

求親媚於世，此鄉原之行也。朱子曰：鄉原務為謹

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

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

萬章曰一鄉云云 燃犀云

萬章曰公論出于一鄉一鄉皆稱原人焉則是無所往而為謹原之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蒙引云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謂人皆慕而效之也○文林貫旨云皆稱如言通稱意曰非之云云圖解云非是大槩說他不是無舉非真無可舉只因掩護之巧耳是細舉之而攻擊他無刺非真無可刺只蓋藏之密耳○文林貫旨云非是大槩說他不是舉是提的意思刺是擊刺乃細舉他不是而責之無舉無刺是因他彌縫之巧文飾之周故耳○蒙引云非輕刺重云云○微言徐微弦曰非之刺之人心好惡之真也無可舉無可刺鄉愿機械之熟也○燃犀云汗世是汗濁世同流同汙是自托于達人之和尤而曲為稅仰調停之術○文林貫旨云居是存心忠信是誠實的意思行制行廉潔是不苟取○蒙引云自以為是一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以居之不疑也

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嗶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闒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乎汙世也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反 靡如水之下流眾莫

不然也汗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九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

孔子曰惡似云云諸說辨
 斷云孔子惡似而非謂本
 非而疑于是所以可惡惡
 義以下明所以惡似而非
 之故專重末句不倍理曰
 義不欺人曰信使有才智
 所言像有一段精確的道
 智但口能捷便順利似出
 情定不曾粧點一般故亂
 信亂德德字據註即中道
 勿說忠信廉潔蓋子墨子語
 不可入孔子口氣中惡與
 孔子緊繫料應恐之所以
 惡之亂者眩亂莫辨之意
 ○王龍溪曰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

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汗
 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
 矣眾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
 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
 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
 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
 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
 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
 欲人以為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汗世
 而不能自拔故眾皆悅之自以為是則又迷而不知
 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
 中至正真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其亂苗也惡後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集註莠似云云圖史合攷
 云狼莠俱是害稼者蓋苗
 既似禾實亦類粟

亦簡色云云新安陳曰朱
 南方之正色合黑白而成
 紫北方之間色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
 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
 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
 不獫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

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
 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
 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
 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獫者故不獫眾皆悅之故人
 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
 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

君子反經云云君子反經云云千百年眼云君子字是有王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專主在位者言失孟子自在之意○圖解云經即堯舜所傳之常道○蒙引云經即上文所謂德註中所謂中道也自父子君臣之間以至庶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引躍云通章重一道字道即萬世經常之道堯舜孔子之道也

集註濟韻會云事遂也

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

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

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

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竝起不可勝平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

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吳氏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義在翁之志節而明鄉原之心術

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

○尹氏曰君

子取夫音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

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於鄉原而欲痛絕

之者為去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

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

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殺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自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肯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

孟子曰由云云淺說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中而已矣惟精惟一所以執此中也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聖聖相傳亦豈有外於此哉是故精一執中發之於堯舜而道統之傳始於此由堯舜至於湯云云○脉云此章首三節歷叙道統末節寓自任意○熈原云見知見自於心而知若禹有執中之命皇陶有典禮之謀聞知是自聞于心而知即揚聖敬目躋之傳○文林貫肯云見知是親領其傳的意思聞知是傳聞於後而得知其道意○蒙引云精一執中之肯堯傳舜而舜以傳禹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大道皆皇陶發之且民協于中罔或予予正皇陶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其爲見知堯舜也爲何如○高中文曰此章盡是孟子自任之意也大旨謂聖人者必有見而知之者德之於前而後聞而知之者得以前承之於後蓋振告如斯也

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說實辨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雲峰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說繼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此章歷叙道統之傳而爲自任之意

集註知其道蒙引云其道云何即精一統中而已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通老仁少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末以運經

世之一之末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平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爲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年庚申獲麟三百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之酉之歲孟軻至上去孔子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慶源勸氏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雲峰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由湯至云云 燃犀云伊有一德之訓 萊有建中之語 皆自見自知 若文王則云云 又云觀緝熙敬止之學 知道在文 蒙引云伊尹與湯咸有一德其見知莫即於此矣 則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義皆實 應發之則其見知於湯也為有如何 集註萊朱云云 人物備考二十四云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鬪 奚仲之後也

田文王云云 若太公云云 燃犀云 呂有敬義之戒 散有發教之勉 皆以心為見 備考二十四云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 圖史合攷曰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 呂尚有勇謀而為將 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子貢曰 文云云 論語子張篇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入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但論語以行言故歷道其政事之實 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 堯言執中 中之用也 湯言降衷 中之體也 舜自心上說出 執中之蘊 而六經言心 始此 湯自性上推言 降衷之初 而六經言性 始此 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 至若見而知之 言禹臯 而不言稷契 何也 或曰 舉禹臯 可例其餘 然考之書 稷契不曰謨 而禹臯獨曰謨 蓋可見也 况洪範九疇 禹發之天 叙天秩五典五禮 臯發之其明道之功 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 萊朱湯賢臣 或曰 即仲虺 許偉也 為湯左相 去聲 雲峰胡氏曰 舜言精一 而後協於克一 伊尹能發之 堯言執中 而後建中 于民 仲虺能發之 曰勇

曰智曰仁曰禮曰義 中庸三達德 孟子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語中矣 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 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 此言文不言武 文王謨以明道言也 武王烈以行道言也 易之作也 其於中古乎 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新安陳氏曰 萊朱與伊尹並稱 而經傳不他見 仲虺作謨 弘大精微 仁義禮智言皆開端言之 而德日新一言 文首唱之 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 皆因而述之 伊尹相湯 虺為左相 同時他誰與之 班者 萊朱節 仲虺也 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 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

散宜生名文王賢臣也 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

書曰茲云云見君與篇

田孔子而云云講述云此

為孟子卒章與堯日為論

語終篇同意俱是以道統

自任○圖解云聖人指孔

子然無有云云衍明云

末一尚上爾字以見知言

下爾字以聞知言○千百

年眼云然而無有一句此

孟子一片憂勤惕勵之心

蓋既已私淑而又恐其不

得與于斯文道統遂絕也

作自任者若吾不謂然○

圖解云爾字指見知聞知

說○燃犀云爾字勿泥見

知聞知只云倘此時無有

知者衍如緣之脈○文林

貫首云二爾字俱作如此

字看○通義許白雲曰爾如

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

章大意謂古五百年必有

聖人與在當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

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

而知之者何也雪峯胡氏曰敬勝意義勝欲之類非

大公執發之書曰茲也蔡教則

蔡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引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通考趙氏惠曰孟

子之生雖不可知

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

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

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二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

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

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

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

矣可引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

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其有聞而知之者乎宋子

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

心歷聖同道道統緜緜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

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

或曰尚

父厲揚

文王之類非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歲之後宜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離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淡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雲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爾如

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已矣。須將此一節於二串之下。乃見意。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申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已。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

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

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其辭深哉雲峰胡氏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聞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契默而識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歟通宋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叙道統之所傳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為任或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已復禮之功通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武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

五十七

元豐宋神宗曆號

潞公文彥云排韻云文彥博字寬夫疑簡端重歷事四朝云云又云契丹使來聘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拱手曰天下異人宋哲宗朝以太師致仕封潞公謚忠烈

淑諸人離婁下篇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賢賢章圖云首茂檀旁註目不明之貌

必疑其言之異也。○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

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平聲學不傳千載音宰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賢賢音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雲峰

胡氏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文先生生乎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

五十八

煥然煥字彙曰音喚光明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述道學相傳之統

千四百年之後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得不傳之學

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雲峰胡氏

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

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

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

聖之相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

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

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脗合

故集註述之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

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去聲情也哉情實也名稱其

實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

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雲

峰胡氏曰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物之極功

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

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

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

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

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

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

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

卷之十四 五十一

以是傳之舜至朝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復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

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濂溪此蓋明道門人推尊稱美之辭見於伊川叙述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者為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耳

垂集註大全卷之十四終

慶應乙丑

朱考亭四書註釋已成聖賢之正意粲然于世皇明國初大全書一出悉提先哲之要自是以來諸儒異同管見強肆解剝各生多岐之愁不知其幾百家皆亂其真就中虛齋蔡介甫出於其間著蒙引

以解其惑實尊信吾朱夫子
者也
本朝刊行大全有年于茲人
易步聖域之捷徑一日書林
之客來請贅考徵於卷首大
凡衆說之符朱意槩以錄之
如虛齋十得八九間亦附一

二之異見倍以顯至當之正
理是欲為後進討論之一助
可謂希朱之素志也然則別
專私議謗削朱註之徒朱門
之異端俚儒之好事也古昔
如此况於今哉僭以跋
元祿辛未年閏八月穀旦

荔齋熊谷立閑子靖甫書



元祿四年^{辛未}九月日

洛陽書肆藏版

四書

